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已辛〕齊和帝元龜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齊南康

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文字

總府州事字世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

烈為領軍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

領軍於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

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

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

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

輔政魏主然之詔總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

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

是倖臣茹皓字虛立趙修字敬先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諸國反伐魏

魏主由是益
魏宗室

于烈拒
不可謂
不撓以
正自守
及參預
事後成
縱橫不
救退初
異若零
蓋利無
圖則舍
殉名易
已上達
難立棄
者多出
多矣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

和帝齊

齊南康

王寶融卽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爲尙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爲左僕

射征東大將軍督都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寶卷爲涪

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肇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

偪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

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黃岡縣入江六月西臺

在西故曰西臺

遣席闡文勞衍軍齋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州

旣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

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卿爲我輩白

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

在漢臨

南郢軍衍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

城名在漢臨

郢城降衍以韋叡行

郢府事郢人安之

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冲與竟陵太守蕭衍齊力拒守會冲及衍等相繼府卒士卒死傷者什七八冲子孜與難將難降冲救走房長瑜曰前使君忠實

吳天那君但當守一以荷折衝若天運不與亦當福中待命下遷使君改不從遂以郢城降張冲字思約助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字義亭

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

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

苑中山石皆塗以玉梁益長家有好樹美竹則恐諸賊暴而盜之苑中立市使富人富者共爲神賑以濟貧地爲市台自爲

蘇事小有得失則與杖又好巫祠左右許云見先帝大像不許敬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室爲高宗形北南斬之懸首苑門

雍州刺史張欣泰與

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選名姓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

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

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於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

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

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上在

元係北晉武帝杜后母立葬于此故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逸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

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爲宜乘勝

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爲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江至建康凡輿浦村

弘道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領江州行日居兵未領實力所總威聲耳加謂之清尋陽人情

面云大軍未領道下好曰伯之首身及其擒擒各往爲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東甲騎即切巴東王子壽之

亂司馬德顯發至是其子陳以勸太守從伯之請尋陽伯之將陳曰我家世忠貞有覆不二伯之

殺之好以伯之爲江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

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大武請築洛陽三百三十三坊各

即七卷通鑑異覽卷四十一 南七周

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魏立后于氏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爲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

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

僧珍據白板橋

在江甯縣西南

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

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

字德廣之子

將精兵十萬陳于朱

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

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

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尙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

字敬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

行先長奔巴東巴西二郡不能領首之命引兵破城口通五上明謂曹道要道接拒之相持不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

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

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之城斷

黑水今漢陽府設城無東有黑水今漢陽府設城無東有黑水今漢陽府設城無東有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

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暉

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

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揚州刺史田益宗從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亦亭在黃州府麻城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

自爲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

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爲之副寶卷尊稷子文之神爲靈帝西入後堂使稷

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

衆情怨怒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

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弒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強夜開雲龍

魏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一嘗夜起

一如平常

王志既不當
署名則不當
殉難亦宜
棄官遠去
適見其貪
生取巧其
此與晏嬰
之盟崔氏
同一稟曰
非真剛正
也

馬食初爲
齊守後祿
顏爲梁臣
已非真祭

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

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季叔等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寶卷首遣博

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

庭中樹葉援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卽

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

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

太后又高太子妃郭林王母高皇后明帝卽位出用郭王故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

錄尙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衍入屯

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謂在國色好欲留之以

此物留之爲外議乃非注珍等諱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字靈鶴吳興太守袁昂字子異旣而釋

之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

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

境不受命衍使江革與仙琕曰城方啓去求足爲家門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

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

豈可比況
自以不去
爲忠而遭
兵出降謂
爲全其孝
無尤支認
梁主以二
義士自爲
史家復爲
稱美豈足
扶翼世教

雲約同贊
逆謀罪惡
相等而約
之負雲先
入其寶友
僉險似更
甚于雲然
若輩身事

開門撤備而已。仙琿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等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琿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琿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崩，齊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魏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

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謝朓、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

無取臣節
且不知守
尚何友誼
之足云

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爲王。

蕭衍以沈約爲梁僕射，范雲爲梁侍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資茂，衍許之，賜雲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先是

衍以齊湘東王寶暉。安陸王暉之子。好文學，忘之，誣爲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

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字智堪，明帝第十子。桂陽王寶貞。明帝弟，鄱

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湖，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齊主東歸，以蕭憺爲荊州刺

史荊州軍旅之後，司空乏愴，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

五爲梁高祖武帝

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

拜功臣有差。

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二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

后遣尙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卽位于南郊，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奉齊主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尙書令。王瑩字奉先，瑛從父兄。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尙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子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

晉侍中，金七世孫。

死之。梁主欲

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

勝謂爲虛 亦詐而延 是其一節 自固其節 之皆不能 者子之卒 不至無識 勝等被微 勝謂爲虛 亦詐而延 是其一節 自固其節 之皆不能 者子之卒 不至無識 勝等被微

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寶義明帝長子爲

巴陵王使奉齊祀寶義幼有瘵疾不能言故獨得免

梁徵謝朓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朓何胤爲光祿大夫何點爲侍中

點終不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逆羣臣注亦石也沈括曰石形如覆脚主聲所以達冤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

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 投謗木函若有功

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詔謂之衣雲錦袖以榮滿每置長吏懸應與下者見之于前勸以政道小任令有能過大節大縣有能過二千

石由是廢罷莫不知期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

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尙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

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

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

鄧縉馬則河南褚繹縉之弟及其鄉人朱龍符縉之弟並乘伯之愚闇恣爲

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縉伯之不受命縉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縉等共

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爲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卽命纂嚴召臨川內史王觀之爵位爲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爲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縉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

字仲房南郡當陽人

爲益州刺史遣左

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爲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

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向魏請降元起遣使通達廣梁主故爲成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

通

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長九寸

引而伸之

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應鍾律長四寸二

爲九尺

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一即三分生一分三分益一分三分損一分因以通聲轉推月氣

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

竹之屬漢武時邸仲所作

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

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

去聲韻會舉要反聲曰飲

古鍾玉

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

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商

莫不和韻先是宮懸

止有四罇鐘

罇鐘者爲罇鐘雜以編鐘

小鐘也上下各八懸于一罇編磬

亦十六枚

衡鐘鐘大凡十六

簾

鐘之附至是始設十二罇鐘

歷十二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簾而去衡

鍾四隅植建鼓

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水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

字

爲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饑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饑死

〔癸未〕

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

夏四月魏以肅寶寅爲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

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爲

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

江州刺史屯陽石

城名在今鄂州府漢陽縣南亦曰羊石城

俟秋冬大舉寶寅明且當拜命其

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羸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法度，梁人。損益舊律，至是書成。律十二卷，合三十卷。

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字恭仁，吳海鄉人。將軍周捨。字昇遠，明族孫，顯之子。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

上以約輕易，不如尙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稿，捨雖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論終日，而竟不泄機事。

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朓爲司徒。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尙

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

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

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魏主以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

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

城王澄經略

之皆應勳與

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

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注見

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

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

党氏出白河

分兵擊東關

注見

拔關要城名在六安州

霍山縣潁川

宋梁郡梁縣故城在今

大峴

山名在今

三城

白塔

山名在今

牽城在霍山縣北清

溪

今含山縣西有清溪

初梁遣馮道根成阜陵

注見

甫到即修城隍遠斥

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

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

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中山王是處于北邊

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

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

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

之世父與懷通濟

時于勳方用事分領朝野餘頗有受情懷將入朝許知逆道左

公庭始為使者檢領將即狀之處其竟案抵罪沃野漢縣後魏為

梁吉玃

為原鄉

令

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玃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

曾勳力竭
舉孝不肯
因父取名
是矣然其

獄果被誣
陷自應公
家爲之昭
雪豈當時
宋之剖正
而致翻曉
代乎然曉
現詣開究
非正事向
因提樂事
香以虞舜
爲歸不聞
大禹斷代
爲斷換三
尺者不可
不知

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願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

魏天監三年春正月

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明，梁人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澄之子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尙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

暉

字景勳，常山王崇之孫

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

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

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

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

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

先是有譏難難四異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亮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雞

雌雄終又有雄雞生角對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燕臣以爲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時有其事而不逆成之象也若聖之不情政氣所收

顯冠成或爲燕過大是投實中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與典說不同而其聲頗相類誠可畏也竊足來多亦驚下相感測之象顯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尙帶屬制物也臣聞吳異之見所以示古的明若顯

之而信乃能致顯顯主禦之而後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顯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將顯陛下進賢顯後則狀邪度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誠主由此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

字洪實邢人巒之孫

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

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辰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爲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

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

卒

道恭疾甚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靈恩有餘恨遂在靈恩代之城守

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

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稚山

即大木山在汝南府信陽州西北晉顯祖置其家於

馬後漢以

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僞北以

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槩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

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琿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仙琿盡銳決

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一日平陽關即春秋吳

百屬即春秋大邑俱在信陽州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景穆之子以預穆泰

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據於南義陽即州移鎮湖南

結器城廣田修營拓集流飲百姓安之南義陽治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

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

至恆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

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

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

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

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

子箸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濟實用已
爲敝俗元
魏開國之
初頗見雄
略乃習於
虛文雖事
浮澆亦弗
思之甚已

〔乙〕

魏正始二年

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

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

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又選學

生往雲門山

在詔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

從何胤受業

齊永明中胤居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命胤選經明行修

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

以郡叛

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

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

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爲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

爲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

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

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蜀中大震城戍

降者什二三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足羊祜代之足聞之不悅魏引

兵遣法不能定置久之奔魏巴西人奔法魏守將陳於謙羊祜字彞輔泰山華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暹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

之。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爲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溼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

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

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

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

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德帥師伐魏。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爲

副軍於洛口。注：且

年歲大有
如地米或
三十錢或
有之其史
家紀載失
實多未可
信即實有
德而致是
邪

遷生狃於
管子表海
富則之說
既權政為
厲民此弊
弛禁滋弊
民與官交
受其困可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丙〕魏天監五年 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

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

起集義恐武興不能久為外藩乃扇動羣氏推紹先為帝圍魏關城

於是魏邢巒遣傅豎眼清河人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

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嘉六年蜀漢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為書遣

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舉每若去秋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

得書即於壽陽擁眾歸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伯之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

魏主即位之初元明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上表請弛鹽池魏官制禮山林

官為之厲情盡身之以時不使我魏而已故編五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妻子孫天下之君

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鹽池富有眾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鹽池官障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

害孝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詔下八座魏置八部以無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

四海何處於貧乞強鹽池與民共之

知食貨之
經未可因
任自然矣
彭城所謂
坐談理高
可謂難論

等以爲宜依常禁

諸等官環之所城，並與則理高行之則事關人，故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以勵什一之制，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實天地之廣惠，天地之行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今而罷之，一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爲富彊所擅，乃行一改，注若亦萬金論理要，宜如舊式。

還收之入公

景明年

至是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

家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張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高陽王雍

字思穆，號文帝子。

清河王擇

字宣仁，孝文帝子。

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

明帝時，魏元年其

後更罷更立

迄於西魏，孝文帝永熙之世。

又凡數變云

初三書曰：魏廢表，魏廢禁，通鑑曰：魏於景明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魏廢行於景明初年。

魏格於景明四年，至正始三年，而復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魏源傳，俱與胡氏相符，因依其次以錄，并節采食貨志，統紀元魏鹽池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

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巒

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并肆

魏置治永安郡，今江州忻州是。

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

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

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中，備立城於此，故曰梁城。

小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

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

京口爲南徐，北徐州

刺史昌義之

居揚州

拔梁城，豫州刺史

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

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章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叡夜堰肥水。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

叡體素高。未嘗騎馬。每戰。嘗乘白板。與曹馬。將士。勇氣無敵。車

城名。鄧之不。秋。伍。五月。離。離。江。太守。張。望。克。魏。羊。石。張。郭。六月。曹。真。刺。史。桓。和。克。狗。山。固。城。張。孫。紹。諸。將。悉。影。

城。兵。不。利。東。陵。在。鄂。州。府。舊。鄧。西。北。渡。淮。羊。石。即。陽。石。固。城。郭。五。固。注。俱。見。前。卷。守。涇。河。東。固。宮。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

北人以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旣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辯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還。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

魏人知宏不武。遂以中禮。且歌之曰。不長。蕭。與。呂。魏。俱。吳。會。肥。有。東。虎。虎。則。章。叡。也。備。亦。自。愧。焉。謂。道。盡。分。擊。取。壽。陽。安。不。礙。

會

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

聞宏已逃亦皆引退

安樂小舟渡江夜至白石嶽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欲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為敵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

對淵欲
洩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辯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既

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辯引兵會之辯表言南軍雖野戰

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甯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

侍中盧昶素惡辯使中尉蕭亮領騎主
攻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歸言于魏主

遂不同鍾離特置食絕時人謂之餓虎將軍凱聲侍中暉尋還
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遺者謂之市費虛稱字叔達度世律子

〔丁亥〕

魏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

人于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

隨方抗禦

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壘斷魏之入未及圍以土壘之俄而壘斷車所據城土崩其一
魏之用魏補之而車壘入而不能入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壘而復升英有遺者一

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

稱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

道人洲

在鄱陽
湖之東

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

自合肥由陰陵大澤

法見

行植湖谷輒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

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

梁主暕欲景宗曰：取郢之難，宜善戰之。朕宗見欲禮甚，謂主問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郢塹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

賦功，功也。謂壯夫之力，而和之工作也。

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

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馮大將將高輪騎來戰，郢船車皆備，以器器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且英自歸來戰，郢乘

淮水暴漲六七尺，郢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

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

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

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

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郢謂魏品義之，與之悲喜，不暇答，但呼曰：更生，更生，弟爭免，皆捷，數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

梁英實實罪當誅，勉死，除名為民。

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

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時高貴嬪嬪弟優有寵

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后

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字世榮平陽人失于療治時人亦以爲承肇之

意云

尹思善發明曰香體固以亡不絀增及不計賊而書試高肇既爲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試送不出于肇則必討過而正其罪今既主者不立則其爲罪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貴原其情而定其

耳實

〔戊〕魏天監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百官九品爲十八班班多者爲貴八十

班最貴一在星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按求才能謂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

舊制削封秩黜勳臣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下之惟度支尚書元匡扶字

應陽平南王之子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

會匡與劉芳字伯支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爲馬中尉王顯彈匡

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意陵公曹景宗卒景宗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爲公及是卒北齊書

暹也。主于華光殿。與臣宴飲。令沈約就觀。飲不覺。暹不平。暹主曰。前使君甚多。何必一詩。朕宗亦作不已。時暹已盡。止餘。裁病二字。系宗推暹立。成其計。曰。去時兒女。或歸來。始鼓譟。借問路傍人。何如。當去。

府。主嘉歎不已。及卒。開府備聞三期。

魏京兆王愉

字宣德。李文帝子。

反信都。魏主遣尙書李平

字靈定。靈從弟。

討愉。執之。高肇陰殺

愉。奏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爲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

入宮。捶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既

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弑逆。稱帝于信

都。立李氏爲后。魏主以尙書李平爲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敗。平進

圍之。愉知勢窮。攜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

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

惡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

謂顯。顯。漢官者。

肇奏

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彰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

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渝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

召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

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

儻之叛。肇激成。然雖
既罪在亂。臣
則私恩。曲
以私恩。曲
宥之。失刑
其矣。及高
肇陰竊。成
權殺以。成
忿不復。置
魏主非。木
禍可乎。

刀環築之。魏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

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武平曰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

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魏正始初改南司州曰郢州治穰陽叛三關注見前降梁。魏遣兵擊之。魏郢州司馬彭珍

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

京兆王愉反，復英封討韓未發而愉敗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遣軍主白早生亦據魏汝州刺史

主以郡行豫州事，將兵早生時魏郢州刺史黃河、楊、魏、中山王英以衆少，遣精兵

帝許英遂與魏共攻，魏克之，斬早生，英乃懼。魏遣大守辛詳與郢州刺史黃悅、襄城共守，將軍胡

武城、偏平、汝之，詳在路其後，城平、新武城、州境全歸功當官，黃悅助出詳下關之

魏政軍遂不行魏郢州治汝南注見前。司馬悅字肅宗，楚之孫，辛詳字萬福，京兆之孫。

〔五〕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

著作郎許懋字昭賢，高平人說始服大裘。禮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黑羔裘。以

之其式如裘，其裏以鹿革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

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在常州府，南臨海，西南本名經山，吳孫皓封爲南嶽，更名者，梁主命諸儒草封

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禘宗，五爲遠，而鄭引孝經命決云：封于泰山，考證衆

七十二君，漢人之首，世實其清安，得黃金檢玉，皆繼而治，安得續文世，或亦苦矣。若主不勝封禪，始益管封泰山，雖書封禪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皆于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

名者，齊文書所見，見此說。梁主嘉納之，因推行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凡主不應
封禪則遲
辨而害于
理豈謂文
告成之耶
豈有應爲
之乎

魏復取三關。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

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即武陽，兵地紀

新設爲平陽大要又恐其并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五統軍向西關。即武陽，兵地紀

魏即武陽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即廣及西

關，梁將馬仙魏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琿，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

追仙琿，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字興道

以詔慰諭，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

梁主使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

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

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二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魏荊州刺史元志。字猛，時河間將兵七

萬，攻潺溝。在襄陽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昺

納之，綱紀州縣上佐皆以蠻累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

字子明

納之

綱紀

皆以蠻累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

充華之言
能不忍之
所不忍之
是其然徒
性成日干
以他爲谷
政以爲不
轉以爲不
違以爲不
事之非故
見之與所
難及之者
何最

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
司馬朱思遠擊志于湜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魏主專心釋典不事經籍

待郎徒延清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或忌宋帝雖貴光宗天縱多能皆遠謀伐手不釋卷其以經史義理不可智報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講處俱開於五經治世之機惟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

外俱潤其俗斯暢矣不納于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

主別爲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

勝之地立閒居寺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山寺即南陽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

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庚〕魏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春三月魏子詡生胡女詡曰此志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

字世玉安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

子充華曰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

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有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

所不憾也既而生詡魏主親養子既生詡深加

梁主視學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

學

甲七卷代通益非竟 卷四一 一 卷七

冬十月梁行大明歷。先是梁主卽位之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暅

字景暅，南
古野反。

奏其父沖之考古法

具見

爲正歷，不可改。至是行之。

〔辛〕

魏天監十年
魏永平四年

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先是，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

器，定舞名。

說公孫操造樂尺，以十二黍爲寸，尚書令高暉等與操所造樂器與經傳不同，雖更令劉芳依照禮造，詔可，低爾芳又上言，請更文氏二舞之名，及註

吹踏曲，韻芳與侍
中崔光等參定。

至是，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

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胸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胸山，冬十二月，取之。先是，梁以

張稷爲青冀刺史。

魏自謂功大，欲請待宴酒，謂稷形于辭色，稷主曰：「爾兄設郡守，弟設其君，有
何名爾？」稷曰：「臣乃無名，爾正於陛下，不爲無動，東晉慕容暉師伐之，豈在臣而

已，稷主持其領曰：「豈可
畏人，乃以爲青冀刺史。」

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大守，據胸山，召魏兵，魏徐州

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胸山。五月，

梁主遣馬仙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

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墜手足者過半，仙

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屍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

勝數。

〔壬〕魏天監十一年春正月，魏以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高肇自尙

書令爲司徒，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

右丞高植，博士封勳，素以方正自著，及

顯不允，執乃涕泣，曰：「吾生不白，願不失說明。」今日事，請不

加封生，泣矣。」高純字廣，尤之子，封勳字廣，度物海，德人。清河王擇，有才學，聞望，懲彭

城之禍。

彭城王，諱見。

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

日王莽頭禿，藉涇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

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擇言于魏主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而今

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尙書與羣司，鞠理獄訟，

令饑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爲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

子少師。

祚，晉漢魏主，幸東宮，領黃旗，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班執弓，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

字公儀，平原安昌人。

表求制一代禮

樂，世祖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之

字士威，江陵人。相繼

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尙書議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

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

字季若，南

等分掌五禮，修

之總其事。

其中疑者，侯石，周白，

修之卒，以鎮北參議伏暉

字元暉，

伐之。至是五

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百九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王之語實已成
約發之所自
謂無罪於
天無所聽
者竟欺天
辨然言之
耳沈約爲
者沈約爲
之者而怒
又聞之爲乎

〔巳癸〕魏天監十二年春二月梁鬱洲齊高州叛降魏梁討平之梁青冀刺史張

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

送其首降魏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字伯始諫以

爲胸山濱海卑溼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方今年饑民困

惟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

兵未發梁北袁州治淮刺史康絢字長明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

司梁主不用三事出羅人曰此公懷前不讓開蓋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

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

初及還憑空頓也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

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主遣使視疾還白其事大怒譴責

數四約益懼遂死有司諱曰文瑛主曰情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

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將佐皆勸崇棄城保北山公山崇曰淮

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王尊立金

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同沒治中

裴絢

叙崇兄

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初謂崇已北還知崇尙

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投水而死

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梁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恩來無不摧碎感數謂之臥虎

秋八月魏恆

魏置州治代郡平城通格後改名恆州

肆法見前二州地震山鳴

踰年不已民覆壓死

傷甚衆

〔甲〕魏天監十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藉田

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

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涪人李苗及校尉泰山

涪于誕奔魏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爲大都督將步

騎十五萬攻梁益州

涪涪涪曰今涪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阻頗成無險豈得水浮鼓而助大軍軍不懼始博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尼

王尼非梁事具前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

將軍魏暉水工魏承伯領魏地形或謂淮內沙土深不可就不應

發徐揚民築之

吳寧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職士合二十萬

假康絢都

督諸軍并護堰作南起浮山

在今涪州野始縣界蓋字記山下爲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復應有假山浮故冬

北抵巉石

山名在涪州五河縣東水經注

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

築之或言堰能乘風而發其性惡戰乃運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并幹填以巨石

又明年四月堰乃成

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四尺以相柳草盛八層其上或謂堰曰四堰天所以節宣其福不可久要若堰壞堰注則波

寬總堰得不壞乃開東注又縱及開於魏曰堰堰開塞不長野明堰實實信之監山五丈開東北注水溢不滅魏軍乃還

〔乙〕魏天監十四年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詔立李明帝魏主有疾殂於式乾

殿魏曰宣武皇帝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字思賢詹事王顯庶子

侯剛字乾之迎太子詔于東宮即位顯欲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可待至明顯曰須

是請太子止笑立于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子肘呼萬歲明日乃大赦悉召

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字文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

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趙熹故事事具辭色甚厲懷曰侍

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高后欲殺胡貴瑱中給事劉騰以告後則刑官於崔光于忠光使

詔懷魏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于忠與門

下門下者侍中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

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先是高顯權傾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

故于忠顯用之外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衆所

疾恐不為澄等所容乃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

顯與高猛

子

同爲侍中。忠等問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于禁中，殺之。

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于二王中外悅服。

三月，魏司徒高肇伏誅。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

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下，俟肇入，搃殺之。下詔暴

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尙書裴植。字文遠，魏見于免太保高陽王雍，遣

就第。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尙書裴植自

謂人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及爲尙書，志氣驕滿，好而

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橫勸高陽王雍使出

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崔光固

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以元義字伯業，江陽王爲散騎侍郎，又妻胡氏爲女侍

中。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衛尉，劉騰爲太僕，侯剛爲侍中。初，江陽王繼

以罪奪爵，其子又娶胡氏，太后妹也。至是復繼本封，又爲通直散騎侍

郗又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任城王遵位帝堂領尚書令魏太

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加胡國珍侍中封安

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既親

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圖文政事皆于筆自決司空澄與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贊大

齊書

梁據魏西碛石碛石注見前西碛石在淮水之西岸者魏遣將軍崔亮攻之梁將軍趙祖悅襲

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

拒守已而魏假崔亮鎮南將軍攻西碛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之

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畏遠期不至胡太后使向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據道野取昌義之許淮西救魏將軍崔延伯夾淮為營取車輪去朝削殺其輜兩兩接對孫竹為疑其連相逼並十餘道橋木為

橋橋頭大鹿出沒隨意不可燒听低斷道祖悅走路又令聯艦不遇與之不得通李平部分水陸攻克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遂進攻浮山營崔亮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乃退戰崔延伯博陵安平人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

以為不可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本且以對

太后大悅從之

健來思得
患失之鄙
不學正思
夫不以思
不學以濟
有私耳光

前引漢趙
憲事爲抑
廣平是矣
及胡乃欲
攝祭乃曲
引和以
爲買之
具其不可
無所不至

〔西〕天監十五年魏宗春二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魏侍中侯

剛本出寒微以善烹調爲嘗食典御魏官掌司世宗宴駕有德於太后見事

遂由侍中進爵爲公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

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

律不坐少卿袁翻字景和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謂不引考訊以

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搥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

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謂自太和進食典御步三

夏四月梁圍魏武興魏武興在益州治楊秋七月魏擊敗之魏東益州刺史

元法僧字平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

晉壽此爲東晉壽齊郡魏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太守以城降梁梁益州

刺史鄱陽王恢字安遠遣太守張齊字子雲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

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僧境內皆叛惟武興一城僅存

上表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爲益州刺史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

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漢無白水故城已出侵葭萌豎眼擊

敗之齊引還於是葭萌魏縣作東益州今復沒於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試開城戍主

劉氏帥軍城民，祭帳相戰，百有餘日，戍制高，歌成報劉氏新之，并在城外，高梁兵所據城中水絕，會天大雨，劉兵奮出，公服布朝衣，衣服懸之，較而取水，悉以雜器儲之，人心益固，環兵追魏人，討其子為平昌縣

子
九月，梁淮堰壞，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

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在城王，堰為大郡督，魏來攻之，字平，以為不低兵力，既當自運，既而果然。

冬，魏作永甯寺，胡太后作永甯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注見口。

皆極土木之美，而永甯尤甚，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注所轄反，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高

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

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魏州刺史李崇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文學苑，尚城

之作，若永甯土木之功，分石窟，崇之愛，因農之節，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通化，興行豈不休哉，太后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注見殺佗

汗可汗，其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影，醜奴壯健，善用兵，是

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頭以為飲器，鄰國叛去者，皆

擊滅之，其國復彊。於是遣使聘和於魏，用敬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賞以禮禮不備，遂依漢法，每

王人街命，通新國語，不從，魏倫字天念白澤之子。

〔丁〕魏天監十六年，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魏初，民間皆

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鍊無得假
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
賈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皆有明式括謂鑄更無餘計河南諸州今所行
者悉非制額昔來鑄錢者竊鑄者又河北既無鑄錢復鑄者悉以單

絲之銀或鐵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製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奸險之勞不免濫考之苦乞
下諸方州鎮新舊鑄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雜鑄錢變反盜鑄巧僞不如法者皆律罪之詔從之

然河北少錢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曰而崔亮請於王暕等出采銅鑄錢
於是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
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
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魏天監十七年
魏神龜元年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國珍卒贈假

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

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漢大夫張穆以爲太上之考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
爲違會胡氏穿窬石室墓乃密說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

上而生名也盛太后稱令以擊收下重取三從之道今擊司徒爲太上恐非擊收之意比克吉定也而以漢
收下或天地神靈所以靈至成尊靈情也伏願停僞上之議以遵禮光之耀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

皆希太后意爭詰難甚甚誓誓無讓神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張穆
墓字洗屬常山九門人稱今以號收下而號太后令字於皇帝號字下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陛見羣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一 南北朝

既私情宏
為私情宏
安為正法
則當落日
逃歸之日
即當明正
以其罪而
以不而始
之可不死
特可矣何
人始為弟
旋且旋免
旋復旋同
兒戲乎至
屋積金錢
千非兵仗
其非亦若
貪乃未聞
一乃資讓
而曰生計
大曰是計
本心止慮
其奪位耳
無其事則
卑切不問
卑切不問
不切不問
以是為友
愛可乎抑
仲人固抑
持平之道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

宏府。梁主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御史中丞南奏免宏官。梁主泣曰：愛

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

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主輒赦之。及是，竟免宏官。

宏後愛有軍，別垂百間，則論其罪，或疑其殺宏者，密以聞。他日，梁主召宏，與宏去，就飲。午時，宏徑往後堂，飲酒，每置錢百萬，為一聚，宏恃之，千萬為一庫，一庫一樂，加此三十餘間，餘悉貯積，本欲處等物，屬管攝。

主檢知非於大悅，謂曰：河六生計大可，乃更割欲至夜而還。未幾，復以宏行司徒。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

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胡僧也慧生如西域

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在西晉府邊外四百里，地極荒涼，乃出魏境。又

西行，再葦，至乾羅國。溫書云：印度西行十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己〕魏天監十八年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字慶實，清河東武城人。魏征

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也。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

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立大將軍，期會幾千人，主向者，遂殺彝，焚其第。

佛堂下，攝尊，攝尊，其那會，仲瑀兄，始地，其父命，賊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

然以宿衛
禁旅作亂
肅大奸臣
賊殺大臣
向可輕貨
窮治復加
入選依賈
匪惟姑息
養奸直使
長惡不悛
致高數輩
從而生心
元魏紀綱
于是不振
矣

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賈

入選時懷朔聽函使函使往來之使高歡字賀六郎勃海人曾祖明肅太守并州刺史生

賈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資以給客或問其故歡

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

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字遵樂劉貴秀容人賈顯智中山人孫騰字

石安人侯景字萬興尉景洛陽人蔡儁汝南人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

鄉里初三當曰高歡事始此

魏以崔亮爲吏部尙書立停年格時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爲吏

部尙書奏立格制不同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

洛陽令薛翬魏西方北子氏後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惟取年

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

銓衡書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事亦

寢時亮明承安與亮書曰彼周以攝器實士爾漢由州縣得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善十有六

傳沙汰未備現當設官立派或派員調知可反爲停年除以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尙書

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行實自有
常經使百
官稱力自
取以至負
多頗作証
雲可謂掃
地尤爲大
臣不聞一
言諫正僅
知以少取
示異非五
步而笑百
何

魏滅百官祿。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王卽位。

于忠秉政復之至是又減。

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莫不統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西平紳

取之者不減百餘區或過重賦仆於地法先止取二匹乘者愧之時宗室權倖徒爲奢侈高陽王胡一國河間王瑛與之爭宮騎馬十餘匹皆以饋爲禮瑛之上王黑街於金龍吐糖宴會酒百有木精錢焉

瑛與赤玉吧若中國所無瑛曰不恨我不見石季高石季高不見我胡太后遣寺無已今諸州各建玉級浮圖

民力疲弊由王家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恒高以壯觀太后設會臨會勸以萬計實賜左右所費不貲

而未嘗施惠及民河間王深字靈寶文成帝孫錄力雖在官所受之賜力在官所用自直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二

南北朝

〔庚〕梁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二月之日食

秋七月魏侍中元叉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魏清河王懌美

風儀胡太后信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

重侍中元叉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

其弟爲郡懌抑而不奏元叉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

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元叉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

得出懌入元叉命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爲太

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

而已太后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元叉與騰表裏擅權元叉爲外應騰爲內助常直禁宮城攝內外先

是公卿議傳時宗長元叉與騰無敢異者唯騰射新臺公游園抗官以爲不可終不下變及傳被殺頓憤恨而卒朝野皆爲變異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字良興熙之子起兵討元叉不克而死弟略字伯興奔梁梁以

爲中山王熙與弟略給事黃門侍郎纂字紹興司徒梁酒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

少翁惟帳
致神已荒
唐不可信
地為謂能
呼之天上
尤理所必
無伏致濁
惑邪言致
干政乃其
于自明其
妄尚不覺
借且以證
殺之昏狂

于鄴表請誅元又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又遣使斬之于鄴

故莫敢視前雖將軍刁豎而收 略亡與故人司馬始賓河內依西河太守刁雙

字子烈 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

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主封略為

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晉書梁州府郡縣侯章殺卒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

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至

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伏跋可汗之弟為蠕蠕王先是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

那瓌立伏跋可汗其幼子祖萬有基地萬言祖萬今在天上我能可之乃于大澤中施綉綉

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我其母以告伏跋可汗阿那瓌立十

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候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

侍中崔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強盛于洛

金陵燕於洪島魏西館置西立韓王歸德化基戰西吳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類例通足
以殺其暴
而巳可賀
正室之號
正室古汗
之室可賀
蓋兼誤

〔正〕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月魏元又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繼繼以江陽王爲太

保崔光爲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又

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蟲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

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座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

舞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欲留

魏主宿宣光殿在北既入閣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元又執而殺之元欲給

太后下殿附之遂以劉騰爲司空八世九朝常且造機宅多其顏色然後赴官府公私獨京兆

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故有是授魏宣帝爲三公自

秋七月梁以裴邃爲豫州刺史 梁義州謂三省注此義州在齊安郡水關縣刺史

文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

邃深入魏境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水經決水出雲黃縣大尉山

河南光州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惠救之不及

梁乃以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謂欲與壽隔陸道壽兵爲內應遂之

魏豫州刺史長孫繼子繼佐給事參軍揚州曰白城小城本非形勢遂乃今促報移曰彼之兵兵想則有意何爲安據白城他人有心于付度之勿爾乘無人也遂得移

人已變即散其兵，白登故城在今單于府故城東北，長孫孫。
北史作均字文帶，名字亦樂道，生之曾孫，稱曰字士樂道之子。

冬十月，魏分柔然爲二國。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會柔然已立婆

羅門爲可汗。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之，破之，國人遂推婆羅門爲可汗。

魏遣使者諜云：具仁。諜內入

仁其名也。

往諭之。婆羅門遣其大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

進，請還洛陽。至是高車王伊訶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

涼州，請降于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

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

字景明，邯鄲人。

以爲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

東，處婆羅門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朝議是

之，乃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

胡三省注：泉在張

婆羅門于故西海郡。

胡三省注：此西海非

王莽所置郡，後漢與平中，武始太守張勝，胡三省注：見前。

明年冬，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

婆羅門亡

平西長史費雄討之，胡三省注：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婆羅門至，費雄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後

字期侯。

又明年春，柔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遣尙

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等擊之，不及而還。

阿那瓌以其國大，帥衆入魏境，求糧，魏遣

萬餘有異志，遂拘節帥，引兵而南，所過剽掠，五平城，乃魏學道有印矣。學道命托郭，遣李崇元纂討之，

元字，字秀和，臨淮王源之子，字思

義，第壽，六世孫，節制，厥在今歸化城西北。

擄被拘而
還則罪以
辱君命十
萬不能追
高遠巡而
逐少賞不
問魏之賞
詞不若
此國勢安
得不日衰

〔寅〕正光三年夏五月壬辰朔日食既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歷行之

梁西豐江西南昌府臨川縣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

子正德爲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

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卯〕正光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注見前民破六韓拔陵南單子之南有兵城曰破六

遂驕復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

遺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率皆貪污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遂聚衆反攻殺鎮將華夷響應拔陵南侵遣別

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注見前二鎮尖山魏六鎮之第四鎮在今

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光以舊德于忠元又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

能救表郭清河之死見前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尙書賈

由西書武

府神池縣賀拔度拔魏內入諸姓有賀拔及其三子允字可勝岳字可岳皆有材

元或坐失
武懷不誅
戮社之臣
難遣何益
督師而選
繼而崔暹
敗北又以
賄免魏之
網紀魏之
極矣魏之
六鎮之亡
迄於滅亡
易曰否滅
以其否滅
凶乎其是
銷乎是之

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爲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從晉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二月，魏遣臨淮王彧字文若，大武帝元孫討破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

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衛

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

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

不能爲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

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于五原。注見前兵敗，賊勢日甚。魏

主引羣臣問計，尙書元修義字善安汝陰王天賜子請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

乃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魏廣陽王深廣陽王深魏書作淵，字智

皆受節度。旣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云：千水，西南流，白道南谷口即此。大敗，拔陵

并力攻李崇崇不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乂卒得不

坐已而李崇引暹為長史唐陽王深崇愛許增賞暹安漢軍實坐坐除名暹亦免官徵暹暹字元珍范陽道人

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莫折國四國姓大提其名也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魏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

王南秦州魏置治洛谷故城在今階州成縣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

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收元天建魏以雍州刺

史元志字猛時河間公齊之孫為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

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志被殺魏自破六韓後魏寇空錄起高平殺勃魯長胡彌反

州涼州鎮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瑒瑒密求放于吐谷渾伏誘將兵討平之瑒州民就瑒與反每稱瑒王

賈門作耶虛開持節慰諭之瑒與瑒而復瑒胡反歸夏州刺史源子雍瑒殺九旬始平之又得州諸胡

秋八月魏改鎮為州亦反邊鎮然送無當土就瑒與瑒四方諸初李崇北征柔然事具長史魏蘭根字惠纘車嘉下曲陽人說

崇請改鎮為州蘭根曰昔魏邊疆諸鎮地廣人稀城郭中軍強宗子弟或謂之神鎮皆以爪

居榮顯顯鎮彼此種當宜崇宜收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及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戰敗魏主謂崇前奏開鎮戶非冀之心致

有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崔暹又敗廣陽王深復

魏自遷洛
失策邊防
不復得之
鎮將得人
皆不亂原
此致亂有
本然亦惟
賊名致討
正名事會
乃因其方

叛而免軍
爲民改鎮
爲州又何
怪乎太何
制持寇仇
接迹也哉

申崇說

深上君自定耶伊洛邊任設野唯處凡才乃出爲國前轉相模習其事氣傲或謂方茲老耶
非配過爲之指陳政以勸立過人無不切實及阿那瓊實黑羅拔獲奔命逾之十五萬衆不日
而進人見之過無中謂字崇求改鎮爲州亦先覺朝廷來許而拔陵爲此段之舉指望平而
道運隻輪不運將士之情及不解體今日所處非止西北將恐諸國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

奏不省至是東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

鎮軍貫藉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酈道元字善長爲大

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

魏秀容

有二一爲北秀容亦曰魏郡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字說魏郡城北接朔州即爾朱氏所

乞伏莫于反酋長爾朱榮

字天寶北秀容人羽備之元

討平之榮御衆嚴整以

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

榮父新與畜牧

爲軍則浸山會戰每出新新與賊戰

招合驍勇結內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

度

字子茂

寶泰

字世宣

皆往依之

爾朱榮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

漢魏郡城在今海州沐陽縣建陵山下

曲木

當作曲木或名在建陵山側水經注魏

曰也琅邪等城

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

字通雅

拔魏睢陵

漢魏郡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

北兖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

城在今鳳陽

豫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事裴邃

帥騎襲壽陽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

至遂引兵還及是遂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遂復

拔狄城

亦名狄邱城在今嶺州府

進屯黎漿

亭名在臨州東南水經注云

魏東

海太守以司吾城

漢縣宋齊故城在今徐州府宿遷縣

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

漢縣魏故城在今臨

魏府

秦墟

成名在襄陽縣水經注洛水

魏守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

注見前

圍魏郢州

注亦見前

梁將軍李國興等攻魏義

陽三關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

明年正月魏

襄陽等城南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

字彥和掌機政

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

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梁普通六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法僧

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將謀爲逆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

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

字文

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

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

安世長此元顯和與法僧戰被擒法僧執其手曰

我嘗爲忠鬼不能爲叛臣法僧殺

梁以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

字子憺等

將兵應接魏安樂王鑿

字長文

擊元略于彭城南略大敗鑿不設備法

崔延伯乘
勝岐驪連
平都秦州
迅天秦州
則以將士
乃探將得
稽留探掠
致賊得伺
隙完則在
軍糧何在
且味日中
矣必贊之義

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

法僧至誠孝謹主賓待甚厚元略顯其爲人與之貴未嘗笑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先是魏

以元修義爲西道行臺督諸軍討莫折念生既而修義得風疾乃以蕭

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軍于黑水

即古芒水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水經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入于渭長安志芒谷亦名黑水谷其水

黑水

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爲西道都督與寶寅俱軍于馬嵬

按名在西安府興平

延伯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臨

之徐引兵還

天生見延伯衆少懼整軍之疑延伯于水次寶寅謂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戰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都任其整天生兵不敢戰寶寅喜曰若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

老奴敢也明公俱安垂顧老奴破之

明日延伯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

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

即隴山元和志小隴山在渭水經一名隴兵亦曰分水其大隴山在隴州東隴城故城在今秦州渭水縣

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探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

進

寶寅破羌川俘其民以美女千人夜校州制夜魏顯模顯投辭曰吾分領軍不能自立故附從以飲死官軍之至宜殺而撫之奈何顯說爲唐子德求其父兄而歸之亮川統秦魏故城今在鳳翔府寶雞

之亮川也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

水漢縣晉郡所以後仍爲縣今屬河南汝寧府

梁主詔

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

字世傑武

與諸將繼進遂拔鄭城

在今

上縣南是唐書地理志項上縣舊汝南郡武德四年移今理王幼季馬留許俱以爲開封之歸州考鄭州置於後周魏時向未有州之名是覽實俱時

汝穎之間所在響

應魏河間王珠等憚遠威名軍于城父

注見前

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賫齋

庫刀

胡三省注千牛刀也示以軍節制朝之

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遂爲四甄

軍號

以待之

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

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出

魏深沈有恩時爲政寬明時更受而琛之未幾幸以夏魏宣代之夏魏宣字世襲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

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

我當出家修道于閒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涕泣固請太后

聲色愈厲魏主乃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魏主深匿

形迹乂殊不以爲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

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于是太后謂乂曰

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

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尙書令元乂以元順

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

爲侍中鄭儼

字季筠

徐紇

字武伯城安博昌人

李神軌

字之

爲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

外魏主以潘嬪之訴

潘嬪有寵于魏主官職最盛魏之云乂欲害潘嬪泣訴于魏主曰乂非竊欲殺妾又將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

因乂出宿

解又侍中明且又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

爵除又名爲民

清河國郡中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御監竊乞遷又等太后命殺劉騰等故其骨骸殺其養子徐嗣亦坐罪死于家唯又以太后謀夫故未忍踐 韓子熙字元暉

之孫

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又出爲齊州

魏郡今山東濟南府是

刺史太后

徵還爲侍中侍坐于太后又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又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又謀誘

六鎮降戶將反于定州

今直隸定州本魏郡魏主亦以爲言乃賜又死

鄭儼爲胡國珍參軍得幸于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爲懌所厚李神

軌亦得幸于太后皆拜中書舍人

鄭儼以徐紇有智計長爲謀主紇以儼有內言傾身承

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攝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語令莫不由之此儼有文學與神軌力

胡琛遣其將万俟

音委其說十姓之一

醜奴寇魏涇州

魏郡今甘肅平涼府

崔延伯敗死

胡琛

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

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于安定

漢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

醜奴以輕騎挑戰

延伯恃勇擊之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賊中流矢卒

于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

往往不與

蕭江蕭
蕭其不
及為魏
所當以
死職願
明然受
遺棄延
尊何如
人土而
無商決
所為有
所鄙耳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初梁主

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

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因

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每夜于靜室私祭齊兵七廟問俗說割血灌骨則為父子遂懼發東昏侯案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于是常懷異志屢求

邊任梁主未之許會魏元法僧降梁主命綜總督諸軍攝徐州事魏臨

淮王彧兵偪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恐不復得

至北邊乃密送降款于彧夜投彧軍及旦齋閣不開魏軍呼曰豫章王

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等尚欲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

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帥所部還梁主聞之大駭有

復救之謂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

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謂其祖雖之於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謂其才名厚過之革謂足疾不

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安豐王延明文成帝之孫

西部鐵勒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一

十萬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軍向朔州先是賀拔度拔父

度拔與宇文弼合都里豪傑聚可孤殺之度拔尋與弼戰弼死其子諱奔恆州為廣陽王深軍主至是深被圍時開門出戰弼槍退深乃得向朔州朔州魏改朔州領置在今吳剛或東北今朔平府之朔州乃北

齊所置宇文賊豆豎歸之 參軍于謹以寇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謹兼通諸

國語乃請于深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于是西鐵勒部酋

長也母野反北狄姓列河等詣深降深據險要伏兵以待拔陵邀擊也列河伏發

拔陵大敗初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及是

頭兵可汗復大破拔陵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龜表乞

于恆州內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魏主不從謂分處之于冀定瀛三州缺食深謂葛曰此輩復為乞活乞活明年拔陵請殺胡琛未幾拔陵為柔然所殺乞活督率帝來更民就營冀州謂之乞活事具前

秋八月魏柔元鎮如三省注鎮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民杜洛周反于上谷洛周

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安定皆從之

魏以常景字永昌與之預為行臺與都督元譚趙郡王討之

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魏方有事西北二荆上三省注西荆治上洛北荆治襄城

注俱見前西郢胡三省注治汝南漢陽縣羣蠻皆反魏主以臨淮王彧討之辛

雄字世寶單四狄道人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即漢葉縣彧軍屯汝上汝水上州郡爭來請

救彧不欲應之又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向書行雄遂符彧令速赴

擊羣蠻聞之皆散走是時魏主欲自出討賊已而不果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

聖主不能使其兵怨父不能使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欲必行則必信安現賊貨賂勇怯賢愚隨賊之

人臣志切
同仇固不
應視賞罰
殿明方為
微勳然人

若編策羣
力非信實
必師何以
操軍威雄
振軍威雄
中當日情
形實古今
不易之通
也

深微嫌露
有自魏主
既所素悉
慮合粹角

常已歷數年，舉業之在，故步少，其所由皆不明，其制故也。陛下雖詳明，實不移時，將士之勳，歷檢不決，亡軍之卒，案然在案，是故節士無所勸，庸人無所畏，僥倖而驟，則死矣，而實險道而逃散，身全而命不歸。此其所以謂敵非祖，而其會盡力者也。陛下誠能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整肅，賊息矣。疏奏不省。

〔丙〕魏李暠二年春正月，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

反于定州之左城。即左入城在今保定府省縣水經注而水經左入城南即此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爲北道

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復以河間王琛代稚。稚表言：前在淮南與琛有

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漳沱，修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城陽王徽字顯順，魏穆帝之孫與黃門郎徐紇、毀侍中

元順出爲太常卿。順幸許時統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宗，魏國不亡，此紇不死，紇會出而此

太后

五月，元略自梁歸于魏，魏以爲侍中，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

及是，元又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暉之。以暉家王諒無南還以求略，梁主禮遣

之。太后拜略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尙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略亦不

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恆州者，欲奉廣

陽王深爲主，深懼，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字顯爽，魏之弟代深爲都

聖肘自讓
敗則所
謂藉兵
實盜糧
有甚於是

爾朱榮之
執慶賓
異所謂有
無君之心
而後動於
惡也慶賓
閉門不納
其意實欲
稍折其萌
而劉友益
書法轉以

督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

深通于徽
于兵故怨之

徽因此構之及深至洛陽魏主敕

徽深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會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

復以深爲大都督討之使章武王融

字永興景
穆帝會孫

裴衍

字文和
裴兄子

爲左右都督

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

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于不測之誅臣何

以自安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

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

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魏以榮爲安北

將軍都督恆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

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

制

何賀拔尤及弟歸岳在恒州已而不城爲鮮于阿胡所圍岳奔榮助奔肆州主
是榮傳時大有曰得備兄弟天下不足平也故爲則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

度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

融敗不進

融中元表言於太后曰：融不進，是謂非子。太后曰：融敗不進，是謂非子。太后曰：融敗不進，是謂非子。太后曰：融敗不進，是謂非子。

太后引見大怒，謂備深忠，欲解停軍之罪。太后意變，遂捨之。既而深引軍還趨定州。

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都督毛謚討之。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

劫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

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之救也爲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

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

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亶爲二州刺史。

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先是杜洛周帥衆掠薊南，趣范陽。

行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

魏郡治薊城，故城在今順天府涿州。行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

討不怠，國用耗竭，積歲六年，租調不足，乃聽其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嗷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率爲亂，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懲撫，但罪無遷舉，由來共惡。冀遊儻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盡才望，不拘停年，三款黜陟，解職者不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豈憂自息矣。不聽。

〔丁未〕魏大武三年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死之。榮遂圍冀

州。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

漢宜膏以下
共治天下
期之良可謂
于石可謂
深識政要
元魏輕視
郡縣選舉
置牧民爲
末務邦本
不能不何

與等四郡治廣阿。距魏注見前。廣阿今德州。平縣是。

以崔楷爲刺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單騎之

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合家

赴州。榮偃殷州城，或勸滅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

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時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

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

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字基亮，津之兄。爲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

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陽。并城岐州皆降于賊。幽州刺史畢祖暉昌平人。

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爲行臺節度關西諸

將。右民部。踏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逆，發于兵，行若流，以攻服自許，及臨大敵，氣輒盡，各不相救。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敢戰之衆，欲不取得乎？是以兵知必敗，結集而先逃，將帥畏敵而短而不

濟。國家謂官發尚領，要加資，船藏空，民財罄，遂使賊益甚，生民困，凡以此也。夫不可感美夫，舉可助死士，今若明賞，則士卒修器械，先遣諸士，魏以福，知其不悅，以順討逆，何異勸蕭作而伐朝，而鼓

洪。禮而擊毛髮，佛羅。右民部。置左右民曹，各有部，踏思令陽平人。

莫折天生寇雍州，敗死。衆潰。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字祖忻，山陰人。

隱身塹中，射殺之。其衆遂潰。莫折念生，時魏。

魏以房景伯字景暉，清河人。爲東清河太守。魏東清河郡清河郡，清河縣，清河郡。

教化之原
固在躬行
倡率然一

人不孝即命之且歷
之十餘日
民復有一
以者爲化
導將不勝
其數且勞
矣史家緣
可飾之筆
信哉

見前注

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

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母崔氏血經有明證以昭婦人列其子不孝故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極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共食未旬日悔過求罪崔氏曰此誠面惡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

日其子叩頭流血每涕泣乞還然後歸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劉勰曰：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

幸寺捨身大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寶寅之敗也免爲庶人至是楊

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椿子曼時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論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道心齊重人何得任其廢用且寶寅不難刺史爲榮

顯其得州者甚恐有與心汝當以此意啓二聖并白帝輔更遣長史司防賊部督欲安關中正欲三人其不然必成深憂是如曾啓聞不聽楊曼字元譽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字道顯初魏侍御史高道穆名恭之奉使相州

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

訴良謂其真神軌執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

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字季興圍魏廣陵魏東豫州治廣陵今光州息縣是克之湛僧智

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汝隆王天于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

援僧智逆擊破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武陽關也來會僧智斷魏軍

歸路。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

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

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

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鎮

廣陵，夔鎮安陽。此爲南安陽，魏國義陽郡。唐改城在今汝南府正陽縣。遣別將屠楚城。亦曰楚王城，在今信陽州北。由是義陽

北道遂與魏絕。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注見前。克之。梁領軍曹仲宗直閣陳慶之攻魏渦

陽。魏遣征南將軍元昭等率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先是尋陽太守韋放

將兵來會，魏兵奄至，放營未立，墜下磯二百人，放免背下馬，樹胡林處分，士皆死，無不一以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放謂慶之曰：魏兵前鋒必經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匪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兵遠

來，彼倍去我，與戰，鄙不見疑，宜及其未集，出其不意，必無不取之理。放字元直，顯之子。慶之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還

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

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還。慶之杖節軍門曰：

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

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

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尸咽渦流。

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蕭寶寅

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主亦疑

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字文帝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

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

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謠言驚生十子

九子轍。性玩反。亦明帝名。寶寅其第六子。一子不轍。關中亂。亂治也。大王能治關中。何所

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時行臺郎中蘇洪以病臥家。寶寅令其弟榮殺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與。卿共之。活

入笑曰。王本良。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固守關。卿

不爲己用。謂武功。自稱齊帝。改元。置官長史。毛遐字宏遠。北地山原人。與弟鴻賓。帥氏

羌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爲行臺。討寶寅。正平魏郡故城。在今山西肆州。民薛鳳賢。薛修

義。亦聚衆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宗正以寶爲兵。珍孫其名也。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寇相州。葛榮久信信都。

魏詔加子邕鎮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樂安王鑒字紹德。文成帝孫。據

恆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阪渡河

而西入其腹心則華州魏于馮明之圍不戰自解稚從之遣其子子彥與

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石錐山之壁也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城縣時薛修義方圍河東侃乃班告

曰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

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

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亦逃還

與薛鳳賢鳳賢時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遣薛鳳賢上表曰臣前請賊賢不先討

魏則三軍乏食也魏稅一年半積三十萬匹當高祖昇平之年薛鳳賢實如與魏魏今國用不足魏六年

之覆折來歲之實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實天虛之貨而均贈以理乎臣已屬符所制依常收賦

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魏貴京兆王輪傳胡太后道封輪為臨洮王

子釗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叢起封疆日蹙

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

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

彊高歡段榮等皆歸之歡與榮等先在杜洛周黨中并州刺史元天穆高涼王

五世孫

甚鄭儼徐
自正其罪
乃欲投戈
爾朱榮且
旋召旋止
以政速變
前此之何
進召此卓
之紹後此
朱全忠覆
輒相尋噬
多不悟者

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

塞井陘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偃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

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初劉貴屬高歡于榮榮見其機略未之奇也後有得馬命歡謂之歡不加矜飾而意之定不顧起謂榮曰御車

人亦如是矣榮各其背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嬰學授命朝政不行以明公總武乘時宜發討即歸徐紇之罪以清帝制職榮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事至

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弑之僞

立皇子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許育皇子大歡歡元臨洮世

子釗高祖之孫應立遂迎釗卽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

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

天下下惑朝野己乃選君子孩提之中實使奸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

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

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

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彭城王攸之子沈太

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

原王遂入洛陽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

都督率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等入洛與從

弟世隆

字榮

密議廢立

榮與元天賜以彭城王綱有忠勳其子其綱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

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

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顯祖諸子

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河內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

別將鄭先護

榮弟

鄭季明

先護

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

在子

會榮

于河陽乃濟河卽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

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

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

陶渚

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

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

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

死者二千餘人

榮令其軍士曹元氏既滅爾朱氏與皆稱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通魏主于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

弟王造乘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當執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載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

未立雖有此謀正可速爾未見其福榮乃自謂全萬歲數四不成命參軍劉豐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懼士

快也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悔曰他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

既多不敢入洛榮乃歸還鄴其將汎遣乃遣使連城勞問于是朝士皆出人心惶不安榮執鄴郡一入拜

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申首流屬亦無所懼榮大恐欲逐諸將願色自若乃款之榮因入見重謝河

魏之事暫官無二心。魏主亦無疑。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勳與魏主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即以林

伯通人元驍字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榮陽太守

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所殺。

已而紇勳俱據郡降。魏遣兵討之。此與侃俱奔魏。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字子明出奔梁。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

奔梁。已而彧以魏主定位。求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劉友益曰。書立肅宗嬪。深禮之也。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

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

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悅。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爲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榮令元天穆

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爲之。

魏詔聽民入粟。時乘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

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魏荊州。今南陽府鄧州。是。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

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羅字。羅。人。煮粥與將士

以號稱七百
千之衆
破雖史
不無遇
其辭然
兵有數
用不在
之衆寡
正夫議
儒夫議
增兵其
固下不
云刀然
勝以又
刺取如

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
家令箭中王羅額不爾王羅必當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

傷已而魏羅將軍交德南飲
後齊羅宗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字乾具
海人官字乾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

昂季式字子皆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

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舊俱以爲侍郎爾朱榮以乾兄
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葛榮引兵圍

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以侯景爲前驅號令嚴明戰士

同奮身自陷陳出于賊後表裏合擊遂大破之初葛榮圍鄴衆號之衆也乃自鄴
北列陣數十里安強而進爾朱榮

擊山谷爲奇兵分營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頃刻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擊方不如神騎軍士各要前鋒一校成馬側至賊時不備斬級以縛縛之分命壯勇所向
擒葛榮

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擢其渠帥量才授

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初字文龍從鮮于修禮起兵其子榮從高榮至
爾朱榮愛其才以爲將軍榮字羅明前段周太

魏爾朱榮自爲大丞相

魏爾朱榮自爲大丞相

證之甚不可信者矣

冬十月梁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四〕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魏爲皇帝魏主追尊彭城武宣

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爲伯考

肅祖魏高祖之子入魏太宗別祀肅祖于春陵祝廟於高祖北而爲臣子二后皆其配享此爲君臣並尊故魏而置臣切以爲不可不識請去帝字皇亦不謂尊尊尊兄弟弟弟又與亦不謂

夏四月魏王顥拔榮城拔三官社當伊洛城即春稱皇帝顥與慶之進拔榮城

有衆七千遂卽帝位于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暉業于考城

後漢縣今開擒之河內縣郡吳反元天穆將討之以顥北上乃集文武議之皆曰果敢懼也

之天穆不從顥遂得衆慮深入天穆等擊是乎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榮陽虎牢顥克梁國遣陳慶之攻魏榮陽時魏都

督楊昱據榮陽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諷將士

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讎也然我衆纔七千

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

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主數稱

袁昂之忠昂主初立袁昂今奈何殺昱乎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

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主子攸將出

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

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

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

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魏王顥，顥入洛陽，以慶之

爲車騎大將軍，慶之進擊大梁，下之。先是元天穆據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

京邑，幸四，大軍，桓文之學也，舍此北渡，宿爲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及是慶之成虎，顥命黃門侍郎

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于爾。朱出卿于

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于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字聖明，黃陵王羽之子，集文武議

所從，軍司崔光詔亮從抗言曰：「元顥受制于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

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

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

自爲天柱大將軍。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克捷，據有都邑，號令自己

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息，近習干政，日夜縱飲，不惜軍國，所統

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字季道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

子儒曰顓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于長子子攸卽日南

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顓旣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

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慶之謂顓曰今遠來至此未暇者尙多彼若知我虛

實進兵四舍將何以禦之宜更飭兵于城顓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衆當省復爲人用子顓送不用慶之可軍副是物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爲顓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不若

乘其無備百頭縲絡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及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今日下孟河在懷慶府正縣南顓據南岸慶

之三日十一戰殺賊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用兵者

何嘗不散而復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

頓廢乎今四方顛顛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爲桴筏間

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爲渡勢使顓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

使爾朱兆字萬仁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顓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

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爲沙

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邙流涕謝罪子攸

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顓至臨顓爲人所殺慶之自魏河特置北人朱若問之慶之曰吾始以其大江以北

晉或執之則比正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爲中尉。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安五銖。錢魏多細錢，斗米幾直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朝廷科防不切之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鑄，使民樂爲而弊自改從之。

魏巴州

此魏巴州，州有隆城驛，地在今保寧府東北，州治無考。其魏巴州，隋曰清化郡，唐仍爲州，今屬保寧府。在府東。

叛附于梁。初，魏以梁益荒

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始欣貪

暴，諸獠反圍城，行臺魏子建

字敬忠，並鹿，下血陽人。

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請降

梁。子建囚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爲行臺，豎眼初至，州人相賀。

豎眼先爲東益州刺史。

此豎元法，傳事見前。

既而病，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

敬紹陰有保據南鄭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爲內應。圍合而謀洩，將士殺

之豎眼恥恚而卒。

明年春魏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

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

王幼學曰：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

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

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督

侯淵神武尖山人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

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

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

進，味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擒之，詔以淵為平州刺

史，鎮范陽。先是，淵軍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雖大將，未必能用，若此機設變，是其所畏，正是果如榮言。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兖州刺史。齊郡是治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是。時有妖賊僧彊，自稱

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齊齊郡是，治臨淄，今山東臨淄縣是。慶之討

斬之。

〔庚〕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

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

梁從兄子

討万俟醜奴夏四月

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誅之 肅寶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

寶寅爲太傅醜奴數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

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

爲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

爲左右都督配軍七千人岳擊赤水

亦曰小赤水在今關州府華州西

蜀賊蜀人之謂蜀中者皆指爲賊

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

菩薩攻圍趙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

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誘擒之

岳于積興設伏以輕騎數十驅水與賊明日賊走岳今隴下馬者如騎賊勝後萬餘人馬亦無遠遁者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

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

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

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于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衆

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斬醜

奴

侯淵討韓
樓縱虜人
五千入城
而幽州下
關未天光
討万俟醜
奴亦縱纜
俘囚而一
時得譎而
能得之敵
攻敵之策

然不登時
度勢居不
敗之地而
冒味爲其
必有受其
反噬者矣

奴于市賜寶寅死

春秋天光討魏奴給黨賊之子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昔平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魏置今屬甘肅蘭州府南州魏置今陝西鞏昌府是瓜州漢魏城

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甘肅涼州府是

梁以元悅爲魏王 時汝南王悅尙在梁 梁主聞顓敗乃復以悅爲魏王

梁主元悅入洛悅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

魏置今甘肅平涼府是始宇文泰爲爾朱榮統

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顓于洛陽以功封甯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

奴魏主遷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

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

魏主性

魏主性

魏主外偏于榮內迫于后恆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字子文勸魏

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字仲綱膠東侯李侃從孫亦預其謀會榮

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爾朱

王允誅董卓
卓株連已
甚故召惟
記之禍若
爾朱兆等
與榮同惡
相濟固不
常在骨從
問治之例
魏主慮其
難制而不
知其不可
撫所謂畏
首畏尾適
足釀禍而

世隆疑有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

爲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卽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

并召天穆人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

我豈可信邪于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殺榮狀并問以

州人必不至此其久又曰吾嘗爲高貴公死不爲乃伏兵明光殿東序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殺榮狀并問以

遣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狀文執以出遇榮問入坐李侃晞等抽

刀從東戶入榮卽起趣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

外喜譟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將兵鎮北中城是

走屯河陰魏主謀殺榮以殺爲榮所見情不敢與之言情曰臣嘗死陛下不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

龍事胡胡及榮至洛陽見魏主請問魏主知其誠乃與之定謀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暉字華與中山于長子

多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弑之世隆將還北司馬子如

曰天下恟恟惟彊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

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殺奚毅

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殺奚毅

人紀

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衣來

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毀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

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

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三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于郭

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恒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

馬渚水名在河東中流在河南府孟津縣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溺死者甚衆南

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在今山西澤州

南郡郡西河水經注丹水南流注于丹谷即此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

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暕卽位世隆兄仲

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知所出

性多忌嫉又斬財貨故徒有靡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

注見

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向洛召高歡歡不至

初爾朱榮常從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

以亮對榮曰兆雖壯勇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嗚代我者惟賀六羅耳出成凡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

奪其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爾歡爲憐憫不能久奉爾矣兆乃

山到未兆遂輕騎涉河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

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

臨淮王彧等

彧唐金百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仁在魏，仁家，彧可取之。兆捨道，仁從，彧之不得殺之。

子兆，兆不之，既而兆夢，徵謂已曰：吾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魏，仁家，彧可取之。兆捨道，仁從，彧之不得殺之。

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

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

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于晉陽，高歡聞之，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

爲陳禍福，兆不納，竟弒之。三級佛寺

魏世隆等徵兵于秦，會太守房瑒，瑒斬其使，及兆，得志其黨，是謂安定，魏或謂州城，城中有人聞之。

晉魏安定始，瑒見兆，令往慰勞，語遂并瑒，先所徵兵，則給將士，報敗，蜀人得之，善瑒之，兒童婦女，說投軍，謂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爲異，史一秦，魏魏郡，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房瑒字敬，故河南

洛陽人，居魏代北，復姓。

魏紇、豆陵

代北三

步蕃大破爾朱兆于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

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主旣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

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是，步蕃大破兆軍于秀

容。南信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禦之。歡往

往逗遛，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

之。兆黨歡相與誓爲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

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

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殿允折齒曰：天下事取

舍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

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漢陽曲川，今忻州定襄縣中，後漢末移縣于太原，今爲太原府治。

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歡又請以并肆降戶，歡食山東，兆從之。蓋在紹宗時，將不可制矣。兆曰：有善火器，何處耶？紹宗曰：亂兄弟，尚不可信。何論善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宗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總歡，歡遣弟紹宗榮，榮與兆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稱宗

類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物是掌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津水，舉刀欲誅水，曰：借馬非他，假山賊

其王信讓來，追今不辭，故水而死。恐此衆，恒怨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笑曰：自天

註之，說六軍更何所仰，且顧大家千萬，得仲方用其，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朝白馬，與歡爲誓，曰：指宮夜飲，賜與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意必奔歸，結聚兵，饑馬瘦，不可與歡，若笑，婦樂之而

思謂爲害強，其兆，雖欲其死，得無謀，不足謂也。且日，兆向愛兆，召歡，歡對謂之，長史孫騰來，歡衣乃止。

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卒于陽平。漢縣，隋改白平，今屬山東東昌

齊梁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爲南北司州。北司州，治安陸，北司州，治見前。刺史慶之屢破魏兵，遂罷義陽鎮

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三

南北朝

〔齊〕齊中三年，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暉而立廣陵王恭。春二月，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暉而立廣陵王恭。

王羽之子，是齊節閔帝。初，魏廣陵王恭以元父擅權，託稱瘖疾，居于龍華佛寺，無所交

通。至是，爾朱世隆兄弟以魏主暉疏遠無人望，密謀更立近親，郎中薛

孝通字士達，世食人稱之子。說爾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

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彥伯字榮潛往脅之，恭

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暉而立之。邢邵字子才，晉族弟。爲赦文，敕敬宗

西魏大冑中，道愷子，敬宗非帝，廟號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剪彊臣，非爲失德，直

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取筆自作赦文，魏主閉口八年。至是

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初，爾朱榮以高敖曹即高昂，後以字

行入洛，敖曹爲榮所執，事具前。敖曹兄乾亦自東冀州乾父翼，南齊東河濟間魏東冀州，以翼爲刺史。馳至，及榮

死，魏敬宗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里爲形援。敬宗

魏送之河，博學酒，亦曰，爾朱榮死，榮弟榮，能令士卒致死，軍威。俄而敬宗遇害，劉靈助反。

永祿所請
六經地
中經博聞
強記文出
爲之紙貴
者正虛車
之飾耳

于幽州

謂助推其知爾朱氏將蓋乃起兵聲言為發宗收復幽州諸冀之民多從之

及是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鶴至冀州

託言調發民馬欲收乾兄弟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

字祖齊

等襲信都殺白鶴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

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為敖曹所敗

敖曹馬和

無不一

時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

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

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于滏口

注凡

說之曰爾朱

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

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積之

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李元忠

注之

復勸歡就乾

元忠先為南趙太守好酒無政務及爾朱兆弑歡宗棄官歸隱甲兵討之會歡已見乾東出元忠乘車載樂等潛潛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門者曰今聞國

士對門不吐哺顧洗其人可知蓋吾朝如也門者以告歡歡見之引入榻再行取箬鼓之長鼓聲傷歡聞

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雖事爾朱猶歡曰當貴當彼所政事不盡爾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誰耶爾朱使

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建德曰此若天道矣不可違也歡乃復與爾元忠陳傲流涕歡亦不自持元忠因

進曰於州小無權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無以語矣其說既合諸

急提元忠手而謝焉 于是歡帥衆至信都隆之乾納之時敖曹在外略地聞

字子

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

來可乾之舉也仍受割疆計置地數之而會入定州其如其耶

魏封其故主睦為東海王

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 兆奄有并汾 仲遠擅命徐竟

世隆居中用事 競為貪暴 而仲遠為尤甚 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 沒其

婦女財物 而投其男子于河 人畏之如豺虎 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 而

憚其疆 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 魏賜高歡爵渤海王 徵之不至 乃以為東道大行

臺冀州刺史

夏四月 梁太子統卒明 統自加元服 梁主使省錄朝政 辨析詐謬 秋毫

必睹 但令改正 不加案劾 斷獄多所全宥 寬和容衆 喜愠不形于色 好

讀書 屬文 引接才俊 不畜聲樂 每霖雨積雪 遣左右周行閭巷 視貧者

賑之 天性孝謹 在東宮坐起恆西向 母丁貴嬪卒 水漿不入口 腰帶十

圍 減削過半 及寢疾 恐貽梁主憂 敕參問 輒自力手書 及卒 朝野惋愕

五月 梁立子綱文 為太子 六月 封孫歡字孟 為豫章王 譽字重 為河東

王 督即後魏宣帝 為岳陽王 梁昭明太子既卒 其長子華容公歡 梁主欲

高歡在魏 已威然亦 之勢然亦 時君有以 致之然亦 耳微之不 至逆跡已 彰復授以 重寄雖出 于無可奈 此益無忌 儻文泰等 從而效尤 魏于是不 懼而不可 教藥矣 備武地易 幾疑厥廢

豈涉巫蠱
明讀書
好古奈何
不事以人
難云小人
有以自取
之矣
昭明既不
享年以次
立賢于理
未爲不順
而朝野嗷
慶屬意統
子宏正矣
記簡文執
爲威已事
爲例徒高
通讓之名
而不顧禍
顧之素正
養庸有當
乎卽如洪
武因劉三
吾一言令
水孫主器
以致諸王
不遜禍儼
燕瀟廷儀
大率如此

立爲嗣以衛太子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

初昭明太子葬母丁毀壞有道士云此地不葬太子請葬之乃爲靈寢及諸物埋于

喜則宮監能進之有竊于太子晚而見諫乃密啓梁主云太子有厭禍梁主遣檢樹果得靈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及卒不能自明

已而立太子

母弟晉安王綱爲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侍郎周宏正字思行嘗爲綱

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宋子魚之義執子臧

曹子臧之節綱不能從綱以徐勉爲家令兼管朝議文雖輕屬眷坊學之時人謂之名譽梁主聞亦見前之節綱不能從之怒召勉欲加詰責及見陳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卿執據商較

綱謂梁主深歎異之直遇日既朱昇不悅而所親曰徐勉漸來見備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徐勉受泉石意在一而梁主謂其真欲之乃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爲郡徐勉字士秀東海郡人新安注見前

尋梁主以人言不息封歡魯督等皆大郡以慰其心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

百姓歸心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斛律本敕勒部因以爲氏金字阿六魏朔州人庫狄干庫狄氏段匹畢之校爾朱兆將以六

與婁昭字并蘭平城人歡要弟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

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卽稽胡劉淵五部之當裔

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

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吐徵發

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

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

樂武且以
人言不怠
封統子息
封衆心是
封衆心是
封衆心是
封衆心是

得衆人之
死得天下
之語可謂
二語可謂
建子事理
高歡惟以
衆論強
不復知

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無得陵蔑人犯
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
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偃殷
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
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

元朗字元龍之子是爲廢帝

自爲丞相敗爾朱兆等軍

于廣阿

注見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

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
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
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閉云世隆兄
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
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歡欲與兆戰而畏其衆強以間殺之謂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懼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試天子
中服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知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而曰爾朱兆舉衆人心已
去矣天意安有不從者哉已而歡果敗

先述通次鄭段兩字學先榮之子

魏南兖州

魏置治魯城
臨城注見前

人執刺史劉世明

字伯業
芳之子

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魏南

順道大經
者由其素
志頗與爾
朱相似故
耳自生猶豫

智通舉劾
不愧法于
不職法于
其如陵不
如知有君
復而武帝
父而旋復
初受失復
厭後壽城
既陷壽城

兖州民劫刺史舉州降梁。梁以世明爲征西大將軍，不受。固請北歸。比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七〕中大通四年，魏恭帝二年，中二年，梁武帝修永明元年。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

結于朱異，異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字遵憲，愔之子。爲行臺右丞。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

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

復誣奏楊氏謀反，盡滅其族。楊氏家世學友，魏即同鄉，男女百口，人無聞言，及是族無少長皆殺。惟津子愔適出

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爲

行臺郎中。至是，歡攻克相州。刺史劉暹，暹城固守，歡爲地道，入地遂拔之。以愔爲行臺右丞，時

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諮議參軍崔悛。字長壽，悛之五世孫。

二月，梁邵陵王綸字世綱，梁主第六子。有罪，免爲庶人。旣而復之。綸爲揚州刺史，市

物不給其直，市皆閉。邸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

通，事覺，免爲庶人，鎖之三旬，旣而復之。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爲太師。劉友益曰：齊主威顯之爲君也。威顯之爲君，將以正隆歡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

相尋其間
上志行所
謂由來漸
矣

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

斛斯椿

斛斯代北魏姓椿字

欲圖爾朱氏因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

陸博

謂晉拔野曰天下惡毒爾朱而吾部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曰天光與

各據一方去之不遠必爲後患奈何博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

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

注見

而軍高歡出頓紫陌

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水經注石

武中道畿臨漳植于漳水上即此高敖曹以其部曲

從前發時謂晉拔野曰天下惡毒爾朱而吾部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曰天光與不滿二

千步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

山名在彰德府安區縣東北

爲圓陳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

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

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讐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

戰

謂將中軍數曹將充歡弟岳將有歡報不利光等衆之岳以五百騎而前

謂時精律我嚴歡卒屬其後投曹以千騎懼擊之高岳字洪時歡從父弟兆等大敗賀拔

勝于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遂還晉陽仲

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斛

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入據河橋

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

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字景真同勞歡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

歡不能奪侯景降于鄴仲遠奔梁

仲遠兄弟的與世隆同時俱斬世隆弟侯景其部下諸將所殺天光弟顯高歸長安輸州刺史賀拔岳殺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是為平王之子自為大丞相魏

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疏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

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

太僕綦儁魏西方異連兵後改姓兵備于撫順本代人後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

之崔悛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

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歡在洛陽新制謂其披時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謂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

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匿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

修所親王思政太原人見修修曰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

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代都舊制

修以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為

行臺尚書參知軍國歡欲買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行臺右丞薛季讓曰歡方內撫郡

可以鎮山東逆可以封函谷奈何歡取手受制于人岳曰君言是也乃不就

爾朱道惡 賈不 可 更 所 謂 賈 收 所 謂 賈 人 收 類 正 未 足 盡 其 罪 狀 李 延 壽 謂 收 得 金 作 佳 傳 事 雖 佳 須 有 然 千 古 有 其 所 好 而 爲 之 抑 揚 其 辭 者 正 復 不 少 感 然 魏 之 形 迹 臣 未 能 計 操 刀 之 能 割 而 機 事 不 密 早 與 策 建 文 定 策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爲安定王

魏主修弒其故主恭

汝西魏道 改爲恭

恭有德望魏主酖之于門下外省葬用殊

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爾朱兆軍于武鄉

見注

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

之

兆至秀容分守險要歡擊討之併出阻止者數四兆意欲明年正月歡樂其謀首宴會重慶舉以請 麟德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驚走委道破之兆雖死山中其官相宗降賊厚待之

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暉十二月復殺汝南王悅先是

高歡既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召汝南王悅于梁至將立之宿昔

而止魏主以悅 爲大司馬至是魏主以悅屬近地尊遂殺之

〔癸〕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爲荊州刺史魏侍中斛斯椿與南

陽王寶炬

京兆王愔之子 即西魏文帝

將軍元毗

休明常山 王道之元孫

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

置都督部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

弟勝爲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

朝侍中司空高歡遣父榮解侍中魏主既成于歡 高歡爲已用常與共立誓約歡不之知則曰臣以

身許國何敢有忒及是託所說曰上不親勳豈而招集羣小歡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圖謀 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啓歡歡召祝謂并州祝因勸歡受魏罪歡掩其口曰勿交言連屠與祝使復爲侍中祝

主不許 起求爲除州從之

方黃昏所
云既不能
命者也不受

都人殺其
長吏天下
所當共誅
豈可以鄰
國而乘其
惡成因其
納地歸降
從而撫綏
足矣即以
其官賞之
不可爲訓

二月阿至羅

高車
別國

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嘗稱藩內附自中原

多事遂叛高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歡資之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用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奔晉陽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

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與朕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

啓論時事者封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弟敖曹及仲密

名傑以
字名

俱奔晉

陽

魏主既誅乾死復遣東徐州刺史潘紹美密教長樂太守潘紹美令殺敖曹敖曹先聞其兄死伏壯士執紹美于路得歡書于勳領運奔晉陽歡抱其首笑曰天子枉寄司空遠使以白虎幡勞其家謂時乾

次弟仲密在光州聞魏將奔魏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弟兄相及乃散衣推鹿車亦奔于歡自是魏主與歡遠有隙

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爲刺史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爲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

字長明河
間武垣人詣

晉陽高歡與景歆盟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奸詐有餘不

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

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

不難今費也頭

代北割開
後漢為姓

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

魏所

代北
魏姓

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

魏南方諸姓
有紇豆陵氏

各

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

馬以資吾衆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

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爲都督二十州軍事

雍州刺史

時彌俄突來降岳以夏州邊地要重欲求其刺史兼舉宇文泰岳曰左丞齊左右手何可觀也沈時果曰辛亥周之伊利及費也頭乃侯受岳于彌俄刺律沙門等皆附于岳惟曹泥附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進成

漢本

西魏

扇動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

字世新續
主第五子

屢爲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

陷于是河北潞爲邱墟

〔甲〕隋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
〔寅〕齊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

春正月魏高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

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擊之于河西擒之遷其部落于河

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

請之乎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岳軍討悅誅之遂以泰

爲關西大都督。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閉

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元字

實天水南安人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至是岳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

之言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在今平涼府莊浪縣東南岳衆散走

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今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

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盛樂人本姓薛濟其曾祖因避難改姓杜氏後宇文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請輕騎告哀且迎之

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中大夫韓褒字宏業潁川人曰此天授也又

何疑乎衆欲暫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

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共盟討悅輕

騎赴平涼既至哭岳哀慟將士悲喜先是高歡使侯景推岳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賈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何爲者衆失色曰我

猶借其權人所給誥謂及泰至平將歡從最與張華王基勞考泰不受欲助岳之事原不習乃遣之基

謂言泰雖備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福不見賀拔岳侯及陳悅子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遣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

肯應召泰因毗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上谷昌平人等令臣權掌軍事

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西人願戀鄉邑乞

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軍

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歸州賊賀拔勝使收岳衆

不從而謂爲歡討得所獲道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爲將軍使就泰

李虎西涼王歡之支孫唐高祖之祖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

危社稷吾已發兵爲賀拔公報讐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

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字景和與

之拒秦弼舉城降悅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

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

朝魏之亂也故兵王弼領先送歸武興侯稱王氏爲吐谷渾所在歸魏泰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札鎮南秦州

可余渾元鎮渭州魏貴行秦州事魏主修東秦校之乘給軍須先禮送稱藩遊其史于魏言于泰曰明公

據關中關則將士願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墓凶若陳公懸結請都關有挾天子以令諸侯幸王命

以討暴亂此假文之策千載一時也善善之代高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

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恭俱入據

長安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子

六月魏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字

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尙書令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

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

王懿

字孔集高涼王

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

字安寓中山上曲陽人

奪其管鑰建州

今山西澤州府是

刺史韓賢

字若賢廣石門人

濟州刺史蔡儁

廣石門人

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

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

兵詣洛陽。

魏主密詔曰。宇文黑頭。實披紳。有異志。故假南征。懼爲之備。王立近與形。歡表曰。臣今所部伏聽處分。魏主加歡。覺其變。乃止。歡軍。歡亦表云。臣爲樂安所開。一旦受變。陛下若垂信赤心。願歸所屬。今願出。魏主以源子恭守原州。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爲濟州刺史。恭儁不受代。魏主怒。乃

爲之。此始自是。王聞勳人豈出。依臣之口。屢之。孫賊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晉云。西去。而四道俱遣。

南渡。洛陽東。臨江左。聞者。實能。不疑。王若舉。洛陽。雖無。馬。集。輪。積。歡。營。而。爭。死。假。今。讓。爲。王。於。南。登。離。粉。了。無。遠。憾。來。遠。津。胡。三。書。注。在。平。城。之。西。自。此。渡。河。于。夏。州。臨。胡。帥。假。假。城。在。今。山。西。隴。州。垣。曲。縣。

地。在。河。南。谷。之。北。早。也。石。注。見。前。

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

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

郎柳慶

字更興。河東解人。

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輿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

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

臣愚未見其可。

時東郡太守裴俊。帥兵詣。思政。問。以。西。進。之。計。俊。曰。字。文。泰。已。據。戈。矛。實。肯。視。人。以。情。憂。欲。投。之。恐。無。異。端。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俊。曰。關。中。有。立。五。

之事。西進。有將來之禍。且正關右。宗。其。宜。耳。思政。然。之。

初。歡。欲。遷。都。于。鄴。魏。主。不。可。至。

乃。遣。侯。于。魏。主。左。中。郎。將。裴。俊。字。崇。和。河。東。解。人。

魏。郡。後。故。曰。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區。區。縣。

益。河。東。及。濟。州。兵。推。諺。州。

是復謀遷都。遣騎屯建興。

魏。郡。後。故。曰。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區。區。縣。

和。羅。粟。悉。入。鄴。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

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甯。太。守。任。祥。字。延。敬。兼。僕。射。祥。棄。官。走。

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甯。太。守。任。祥。字。延。敬。兼。僕。射。祥。棄。官。走。

廣。甯。人。兼。僕。射。祥。棄。官。走。

渡河據郡待歡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以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令

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

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恆農七月魏主親勒

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于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

夜渡河淹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字蒙仁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

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

斗今上信左右閒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

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

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

卽以趙貴自蒲阪濟趣并州遣李賢字賢和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

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字子與安樂王聖之弟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于

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給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卽召椿還

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深之子以五千騎宿于灑西衆知魏

主將西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魏諸部內人諸姓有孤氏信等中人單騎追魏

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奔

魯景行善
政而應德
宋公應德
言而含德
彼侯國尙
能以修省
成續祥罔
梁王固儼
然南朝儼
乎願乃主
足下殿如
衛士厭讓

長安歡遂入洛陽遺婁昭高敖曹輕騎追魏主不及

魏主統衆之絕惟此關水至關急都督毛鴻賓迎獻

酒食始擊凱過魏爲昭高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即春秋桑田也毛鴻賓北地三原人

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

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

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

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

魏主謁見于東陽驛

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東以近東陽谷故名

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

州刺史兼尙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毛遐

字通遠周實兄

字慎文草武文安人

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閒士馬魏

朝賴之

先是侯恂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此六旬魏主以夢云侯恂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疑是下殿以禮之及聞魏主西奔恂曰彼亦應天象耶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迎魏主至恆農

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

魏新成敗曰內鄉今爲歸德河

南州 聞歡已屯華陰遂還

先是魏主將發洛陽區勝止行在所勝以問操也笑云柔曰高歡將逼公密受赴都與決時有死生以之上從也北阻魯陽南并魯陽

東道兒 四引關內中策也華三戰之地此身于魏功名者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及是勝將還行關左營崔士暉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子在懸誠與字文行齊同心戮力竭舉大義天下孰

不望風響應今於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盧柔字子剛范陽人崔士暉安

平人勳之孫三朝爲荊州于禮注見前又置南荊州于安昌今汝南府喻山縣是又置東荊州于比陽今南陽府鄧縣是歡自發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乃東還

魏且聞
魏奔而
語解嘲
已甚矣

遣侯景向荊州遇勝景逆擊之勝敗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

北齊東魏
孝靜帝

歡還洛陽又遣僧道

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

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

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卽位

十一

魏於是始分爲二

考魏自孝武西奔于是有東魏
西魏之稱魏曰于在西齊曰

仍當魏以魏統相承也惟此歡
所立乃加東字以別今依之

魏以宇文泰爲大丞相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

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

孝武

既西恐逼嶮陝洛陽復在河外

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書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以僕射司馬子如高隆

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

魏尹

時置諸云可備齊霍子飛去鄴城高有顯當欲城化作
魏子好事者臨晉霍顯魏主清河王魏恭讓歡也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毒弑其君修

魏主閏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

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

悅遂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遙園宴，阿至羅使夜還，飲酒遇酖而殞。殯於佛寺。世曰李武，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考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都督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

信爲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本華陰人，家于武川，隋文帝之父也。叱門者曰：「大軍已至，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乙〕大統元年，東魏文帝寶炬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魏宇

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學武帝之兄子。濮陽王順。常山王暹之子。垂涕謂泰曰：

「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卽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爲都督中外諸軍

錄尙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讓王爵及錄尙書魏主許之乃改封

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

其先吐谷渾人
歸魏爲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妬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胡

即步羅稽
注見前

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胡劉蠡升自稱天

子居雲陽谷

在今朔平府左雲縣
明于此置雲陽縣

邊境歲被其寇謂之胡荒至是歡襲擊大

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作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

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

字令綽
武功人

爲行臺左丞

綽先爲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

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已而泰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

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才乃擢綽爲著作

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

主河安府長安故城內
水經注在未央宮西

顧問左

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大數。戶籍戶口之數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自加柱國。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

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爲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加柱國者。泰及李彥。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

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元欣。字慶朝。廣魏王羽之子。大統中。封侯莫陳崇。字尙樂。武川人。

魏閭內都督趙剛。字雷。瑯琊人。以東荊州歸于魏。先是。趙剛以東荊州兵西赴

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爾朱密教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景入援。兵未及。騎而卒。武入關。景。昭。景。文。武。關所從。前馬滿。遂和。謂。符。北方。處。分。前。抽。刀。投。地。請。景。昭。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狗。如。欲。從。賊。可。會高歡遣侯景向荊州。州民楊祖歡起兵應景。邀剛于路。刺

史馮景昭戰敗。剛沒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愨。

勸令附魏。愨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爲光祿大夫。剛說

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剛往請之。

趙郡人。勸令附魏。愨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爲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剛往請之。勸與信等在梁。陳主詩之甚厚。剛再至魏。因梁。陳州刺史杜榮。請移書。

建康，孫主繼，送歸，孫主繼，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情與，情，至，長，安，字，文，委，受，忠，之，勇，留，置，領，下。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

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歡次子，即北齊文宣帝為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嗾鄙之。

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琚字曼珍，代人曰：此兒識慮過吾。洋幼時，歡嘗飲，讓諸子，意為，使各治，果，時，洋獨，抽刀，斬之，曰：氣者當

野，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欲攻之，兄澄等皆掩，洋獨，勸，索，與，掠，或，者，免，皆，言，情，洋，埃，以，戲。

〔西〕歲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高歡襲魏夏州。注見前取之。魏靈涼州。靈州，魏李昌中

亦叛附於東魏。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

都督張瓊字德遠，代人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朔刺史曹泥與其婿涼

州刺史劉豐字豐生，晉州人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

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

遺戶五千以歸。

二月，東魏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遂以澄為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疑滯，中外震肅，引

獨斬亂絲，真得治，之治較，其語，更明快，其語，識慮誠，有，過人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一 二月七日

子如論婁
紀是矣附
高澄而反
其通父妾
之罪則大
謬正理更
稱父子夫
婦復如初
蓋嘉其善
處人倫
而不知實
義矣

弘景知時
不可為自
託方外雖
勝夷甫平
叔一格然
究其節猶
不遇與唐
武攸緒同
背項耳胡
實實其無
一言以非
帝心故非
奇論

崔暹為左丞親任之

初暹進于歡者一神告之歡故置而與之妾絕亦暹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家
作魏思義何可忘也且襄顧軍之勳何宜拔一女子如草芥況神言不足信邪歡因使子如更納之子如

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

字長康
齊人

為功曹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

闇書

謂能闇
中書字

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

名彥以字行
南齊魏人

同知機密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

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

字通明丹
陽秣陵人

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

隱居茅山

即句曲山在今江甯府句容縣南漢茅山
與其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

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

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

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及是卒諡貞白先生

弘景特茂為詩曰本甫在數載平叔
坐論空豈情昭陽殿遂作華于宮時

士大夫觀論元理不贊武事故弘景詩
及之唯齊晉王衍字平叔魏何晏字

夏四月梁以江子四

濟陽考
城人

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

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

檢括速以啓聞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月東魏及梁平魏
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正〕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擊破之殺其將竇泰

歡別將襲魏洛州此魏大和中所置之洛州治上洛今陝西商州是執其刺史泉企字思道洛陽人初魏主下

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

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阪造二浮橋欲渡河

魏宇文泰出軍廣陽魏無縣焉唐置收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

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

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

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

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逼其安問計于族子

今大軍攻蒲阪則歡拒守而後攻之吾與友受敵此危道也不知遣輕騎潛出小圍襲泰驕意必來決戰

持重未即攻我急擊必可濟泰遠則歡勞自困而解圍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吾心也注從之宇文

深字數干小圍在樓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

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
之殺岳及猛略畱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企固守旬餘二子

爾以應對持
爭以應對持
敏捷相誇
向則所
俊又者率
可知矣幸
而地醜德
齊苟延歲
月遇有能
爲之主取
耳之反掌

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赦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赦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寶泰軍沒而還。赦曹以企及元禮自關，企既成，二子曰寶泰、寶生。

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忤故，逼害臣節。元禮適遇與中，選隄結家右，爲空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企亦卒于鄆。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字虔和，平之孫。聘于梁，梁主與語。

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閒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

邪。是時南北道好，強以彼又相誇，銜命實矣，必盡一時之選，每使至鄆，鄆下爲之傾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觀之，一言則誇，爲之稽掌，魏使至鄆，亦然。

秋八月，梁修長干塔。今江甯府城南有大報恩寺，塔高百餘丈，即古長干寺塔也。宋明始重修，寺前大道，即古長干里。梁主修長干寺。

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魏書釋老志：佛加修既謝世，香水養尸，骨分碎，大小如砂，擲之，不壞，或有不壞，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第十收靈寶藏，嘉祥宮。

字謂爲塔，塔猶言宗廟也。子後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說。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字世詢，梁主第八子。爲益州刺史。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

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涇曲。涇水之曲，在今陝西涇州府大荔縣東南。大敗之。高

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關名，在河州府朝邑縣東，即古臨晉關也，今曰大夏關。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

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恆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此謂洛也，注見前。軍于許

原西

知是兵也。薛公曰：子入連年，故置兵入陝州，收其糧。今曹已敗，棄不得出。但置兵數道，如與野戰，比及多時，兵自散耳。實招馬賊，何益？降賊，改其糧。今曹已敗，棄不得出。但置兵數道，如與野戰，比及多時，兵自散耳。實招馬賊，何益？

大萬一不捷，

不捷，則分爲二軍，相顧而進，數不絕。及河至，水漲，絕。史王曰：何不詳，謂大牙曰：此城是王國，欲死者來，欲知不可去，乃止。許厚，許商，厚在大，乃歸。北水，臣注，洛水，南通，而西，洛，謂

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

浮橋于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

在今大荔縣東，與胡邑縣接壤，地宜畜牧。唐于此置

距東魏軍六十里。

時諸將皆謂宇文弼曰：歡深一節，魏王霸之子，道其走，唐無須。秦

引兵會之。李弼謂秦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

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掩

戈于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

行列。秦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

破之。歡欲收兵更戰。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馳去。夜渡河，

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秦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

歸。李穆字顯美，賀之弟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

甫至，乃于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快景言于歡曰：馬賊驕而驕，必不爲。謂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虛絕。曰：鼓如其

晉取豈有道理得黑頭面失我何利之有
歐乃止高放曹聞歡敗釋恆莫退保洛陽

魏宇文泰伐東魏東魏秦州

魏秦州于河東郡今山西澤州府是

降泰遂略定汾絳

二州名汾東魏之南汾州治

今山西古州是魏曰東魏州後周更名今山西絳州是

進取洛陽豫州

今魏之北豫州治汝平今河南府府記水縣是

穎梁廣陽等州

今河南許州是梁州治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是廣州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是豫州治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是

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

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阪東魏秦州別駕薛善

字仲真汾陰人

子

開門納魏軍刺史薛崇禮

善

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蒲阪

略定汾絳

先是泰遣開守軍陳善謂曰高歡有詔君之謂薛善兄弟泰安臣經結世世通盟今大軍已臨而高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善為逃賊死有餘愧及今歸善為忠也崇禮猶不決

善與家人新羅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圍城之謀者皆誅五等善獨孤信至新安曰晉逆臣顧匡子常節豈肯開門俱切封邑與其弟信固辭不受薛崇禮字崇禮

漢縣魏置郡今為縣屬河南府

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

東魏故州其治今河南府是

刺史廣陽

王淇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若統

魏內入魏統者賀若兵統代入舉城降

魏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

督宇文貴字永貴夏州人救之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

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為

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又大敗

之東魏將是云寶

是云代元寶

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章孝寬字叔敬以字行

薛善斬開
納師視崇
禮之為獻
固守者相
去矣管帶
壤且知歸
順為臣子
常節堅辭
五等之封
在濁世尤
為僅見

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入于魏

四年二月東魏遣賀拔仁侯景攻取南汾州豫州西州賀拔仁字天惠晉陽人

〔戊〕大開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二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爲后初柔然頭兵可汗事

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魏瀘于覃親寵任事使典文翰及是數爲邊患魏宇文泰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

柔然使賀拔仁弟普東向于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

主國柔然女也魏使南面我自東面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軍繼之魏主與

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至穀城

漢縣晉書汝城在今洛陽縣

侯景等欲

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

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賈文太安狄郡人

請擊之進遇李弼敗死泰

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

邙山與泰合戰

泰馬鬣逸物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弼以槍挑泰馬曰前東軍士爾主何

之謂見發

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

攻之一軍皆沒。赦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

魏從子

與赦曹有

怨。閉門不納。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懸

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

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

本名儀之子

守金墉。

王思政擊破高歡。被創四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數人擊之。傷甚。在東魏人謂之。祐臂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舉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勦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轉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引還。

祐每戰。常爲士卒先。戰過。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衆每歎曰。李先口不言動。我嘗代其論。故因以王思政爲東道行臺使。候儀與。蔡防高平人。承先其字也。

魏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

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輔魏太子欽。出次

渭北。關中大擾。于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

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

師。魏主留止闕鄉。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喜。士女咸

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

字善興。兄弟子。

襲咸陽。斬思慶。禽伏德。渡渭與泰會。遂攻

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攻金墉。魏師走。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歡自晉陽將

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嶠不及。自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歡毀金

墉。

塘而還。范陽盧中禮及弟景裕字仲興起兵應魏。東魏都督賀拔仁繫仲

禮等平之。慕容本儒生，故鄉之使，欲請子，或將國論，或難者，或謂既河，大變風色，而景辭神影，然

日曬於江是冬，魏遣是云寶復襲洛陽。趙剛襲廣州，皆拔之。于是自喪。謝安客

州治北南陽，今南陽府宛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爲魏。

東魏禁擅立寺，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

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詔長吏，擅立寺者，計庸用以枉法論。

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璧。在今山西汾州崑山縣南徙鎮之。東魏將段琛

字世寶等據宜陽，遣牛道恆誘魏邊民，章孝寬忠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

書，道歸款之意，使謀遣之。昧營，琛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禽之。峭

澗遂清。王思政以玉璧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後高歡使勳入自恆農，

之九日，送大營，士卒多死，乃

東魏改停年格。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

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

宴。

〔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八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字國明，江人。爲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

資勞以取
中材拔擢
以優賢備
自是古今
雖議然澄
年仍不改
抄引不出

而已適足
使標榜于
進者得志
何異焉湯
止滌耶

於偏方割
據中日事
建州分郡
甚至有名
無地掩耳
盜鈴自欺
欺人孰甚
于此

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俗所嗟。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敬容，內省則朱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

拜文事，故洽曲盡世譽，若何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黃道良，詩，敬明親，道近莫不感，唯宅，玩好，故謂
變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惟王承王，職，及，積，期，不，往，王，承，字，安，期，位，之，孫，承，弟，補，期，字，世，舉，

魏字文泰置行臺學，泰于行臺置學，令丞郎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曆，校書郎李業興上黨長子人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爲五品，朱異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爲五品，其

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

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梁主方事征伐，拓境宇，北臨海，故東，彭，城，西，開，晉，河，南，平，便，河，梁，州，郡，始，始

其乘，其下州，皆，異，國，降，人，有，名，無，地，以，買，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遠，境，頗，遠，雖，似，此，不，多，欲，重，其，時，時，皆，遠，其，所，州，郡，多，而，戶，口，日，就，空。

魏制禮樂，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

字附，北，海，平，海，人，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庚〕大，周，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乙弗氏，柔然舉國

南侵，時頗有言以后故興師者，魏主乃乙弗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

退未幾郁久閤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

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

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辛〕大統七年魏大統七年〔西〕七年東魏興和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字澄之子爲大都督行汾州治臨州今山西

是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鈔測禽

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時有省測交匪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爲我安邊何得開我骨肉食新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度

支尙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貳長并置田屯以資軍國又爲六條

詔書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泰常

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

制十二條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

行之

東魏大稔。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

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

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龜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

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

復蘇息矣。魏王宇文弼，令制百束爲一，二十五束爲一，五束爲一，百家之內，有餘二十五束，皆

即此爲二比，計諸省十二丁，實調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命，皆不

行。魏王宇文弼之弟，宣胡計，實輸絹，而兵調，代爲兵也。

〔壬〕大魏八年，魏大統八年，春正月，梁安成注見前妖人作亂，三月，江州司馬王僧辯

原郡人。討平之。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遂據郡反，時南方久不

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注第七子，即梁元帝遣司馬王僧辯討斬之。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爲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略作亂，監西江注見前督護高要注見前督護高要注見前太

守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者，此霸先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注見前賁爲交州刺史，武林

賁者，蓋于劉宋，諸侯求官，命賁以并桂，無前賢，除廣門，而取之，與賁，蓋賁，會交州刺史，武林

梁主遣高州

今廣東高州府

刺史孫瓘新州

今廣東新州府

刺史盧子雄討之時

春瘴方起衆潰而歸武林侯諮奏瓘及子雄通賊逗留皆賜死于是子

雄弟子略及杜僧明

字弘明廣陽人

周文育

字長壽廣陽人

等舉兵攻廣州欲殺諮

奔還廣州監西江督護

蕭子顯曰廣州統內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則置督護專征討之任

高要太守陳霸先帥精甲三

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爲主帥詔

以霸先爲直閭將軍

霸先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平遠子尋等隨主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

〔發〕大開九年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

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三月魏

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東魏北豫州刺史

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

魏

初仲密爲御史中尉取權通之誘說而乘之由是與通有隙通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歡與令改選仲密疑通據己慮懼之仲密後妻李氏秀而豐悅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怒至是降魏歡及

事由權通將殺之高歡爲之泣請歡乃釋之

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

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于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

臨西河

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歡渡河據邙山爲陳數日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

至東魏彭樂

字典安定人

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

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魏使彭樂追擊

明日望有汝耶何不參謀也收法金寶樂從其言獲金一囊以歸言于魏曰無備而可破雖矣魏其失矣掉其頭連頓之皆刃將下者三噤齧其久陳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魏曰汝殺之何意而甘復取也

乃敢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與右軍若干惠若干代北魏姓是字惠保杜川人合擊東魏大破

之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郡人拒戰矢盡而

死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

之勝執槩逐歡槩刃垂及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

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遁入關

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拒之武諱虎字未詳西魏乃使

守恆農思汝入武則門將衣而臥武始將士示不屈長高歡使劉雙生將數千騎追擊至渭之引漢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宇文泰遣謀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

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謀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

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以高乾有異勸高岳王季齊為之

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注見西自馬陵成名在今山西東至土壇在今

在今代州

得西西北高歡多在

〔甲〕隋大開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

敬容既爲
詹事不能
正諫而有
棧言已失
寒寒之義
而又爲妾
弟私屬其
人尙足齒
哉

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

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

武賞罰皆稟于澄

孫澄乳母不肯盡歡澄叱左右奉下瓶以刀橫立之門下歡謂孫公曰兒子澄

外三日乃得見歡歡實腹心于孫騰生左右澄

夏四月梁尙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爲太子詹事太子頻于元圃

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尙元虛使中原淪于讎敵

今東宮復襲此江南亦將致寇乎至是坐爲妾弟書屬領軍免官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魏更權衡度量命尙書蘇綽損益三十

六條之制頒行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

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爲中尉宋遊道爲左丞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

貪汚高歡啓以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尙書

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暹暹舉義等爲御史

之故山遊道于道前臨臨亦陳所製澄謂馬暹之尙書令司馬子如太師成侯王坦之尙書令司馬子如

官謂其能死關者蓋求職與耶下詔賞書曰崔暹居選等成國王司馬令皆皆有安之詞同時既謂善不能

敬請君其懷之並遣使慰安書遺失敬百餘百中委中丞遊道斥之高澄之譴並道有不臣之言舉當死彼門

通考以金山狀加兜
山狀加兜
為突厥因呼
以爲號云
今按先恭
度古勒爲
則馬初臨
所稱初未
義對普之
四城傳之
劉竊失其
者多矣

子之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爲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丑〕大周十一年魏大統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

劉友益曰突厥始見此

突厥本西方小

國姓阿史那氏

文獻通考突厥與奴訓俱其先居西海之右爲胡國所滅這一身且十血則足斷

一也世居金山

即今阿爾泰山在巴里坤西北路家古謂金山爲阿爾泰山亦即吐蕃之轉也

之陽爲柔然鐵工通考金山狀如

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

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

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曠

天水西縣人

討之以陳霸先爲司馬曠推霸先爲前鋒賁敗奔嘉甯城

今在

安南國元和志安南郡諸軍圍之先是定州刺史留勳會曠于西江曠說留勳曠集諸將尚計曠先

說不達長寇進乘于遂勳兵先發至是軍至交州賁來數萬于經懸江口立城曠以拒霸先霸先所向懼

明年諸軍克嘉甯貴奔典澈湖

胡三省注前在嘉甯縣嘉甯州也

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

憚之頓湖口不敢進

露先謂諸將曰我師老而無獲入人心懷若戰不捷宜留生全今諸軍畏人必來開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師時亦去矣將士皆莫應

會江水夜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

前貴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貴傳首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

字國寶會稽山陰人

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

貪殘

時言天下戶口減耗關外彌甚而不堪州之按境既不堪郡之宜刑更情呼嗚唯守牧之惡民不得及其居也二曰風俗侈靡

時言今牧守所以貪殘其由風俗侈靡也三曰斗筲競進

時言下惡命通修日見送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制典浮華變其耳目四曰

省事息費

時言天下無事而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者則民安費息則財聚

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勅書以責琛

琛以爲疾有天下四十餘年公取取名字宜之行跡言我能上事以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官其刺史權屬太守食祿使使者道世邪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者之性率久不容時明中會同乘疾而已我亦公案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覆借成事絕房室三十餘年雖飾之物不入于宮不飲酒不好資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皆限十圍今殿二尺爲誰爲之牧物也相又欲禁百物矣亦徒觀求道編

敢復言梁主爲人孝慈恭儉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

琛但謝過而已不

願生焉願任或觀二世之委遺萬元后之付王非呼嗚爲焉又可法然治國

諒何者宜除向者宜減何處與違非急何處求可觀各出其事具奏以聞

梁統緒細

司馬光子
梁武事
實其所
謹其所
謂其所
則當矣
乃其所
性在朝
衆統緒

于清淨使
然鳥足以
訓恭儉哉
至云非公
宴不食國
家之食尤
爲害理試
思彼自居
人主國家
而外甯有
私財舍是
又從何取
給而斤斤
欲以此爭
勝不自知
其支離失
據矣
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
非作也應
福者福之
應威者威
之仍其自
取耳然實
不可偏廢
若武帝則
所謂徒作
福而不作
威而其作
福也又實
私意願以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
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褻袒對內豎小臣如
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
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
梁主惡其觸實故怒琛主議謂立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勸懲爲意姦吏擅權弄法宜嚴爲市莊
盜者多年老又持券中每無重罪則其日不覺或謂過事受券流而宥之由
是王侯益橫或白雲殺人暮夜割貨雖
主深如其然而潛于慈愛不能禁也

〔丙〕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春三月梁主講佛書于同泰寺

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
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
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

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倖
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詵爲雍州刺史 梁主既嘗管兄弟而立太子綱內

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會稽人物殷
早故使爲之 管兄弟亦內懷

多行慈愛
為積己之
福聖致白
晝殺掠其
夜剽掠亦
仍武帝受
之
營兄弟之
懷不平乃
武帝之內
愧有以啓
之子孫爭
陵夷以謀
于亡胎至
慎之歟

不平至是營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先是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

史思政舉章孝寬代為并州刺史守玉壁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

侵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

城中之水汲于汾飲使修汾一少而學又于城南起土山欲乘

之以入孝寬得木接樓以觀之歡擊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壁連之每穿一壁輒燒毀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備調數以攻車撞城孝寬雖布為機隨其所向擊之車不能壞歡又投松麻于竿

登木樓以并之歡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衛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城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程龜說之使許李寬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唯乃射募皆于城中云此新孝寬者

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

魏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說言孝寬以定功得射

殺悉初歡聞之鮑魚見諱笑使斛律金作詩勸歡自和之哀感流涕料律金發勸部人也故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

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書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

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

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秦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秦與瑤公步送之。贈酒。瑤曰。賢知吾心。吾知公意。方

附。斯靈。轉之力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三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四

南北朝

〔丁〕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鈞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

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閣而躍屣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 謂曰于高歡字文季之卒俱其官 先是高歡病使太

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

四年矣常有揚飛跋扈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

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

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

大事宜共籌之遂卒 歐性深密終日無語人不能測其謀斷明察陰險向險勇刀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

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歎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 謂川人 計擁兵自固歡卒

遂以河南降魏 歐在是編編弓區非其長而多說其將高歡曾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最當輕

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最當輕高歡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群小兒共事矣及歐疾其

然之手鑿乃江乎明耳人不擅即運臺喜兄
事理此上陵魏其天心過宵後綱城羅死
亦固焉靈覆微可道之為像不之被破不
宜有假降陷以欺神計敢亦刻進圍圖慶哀

高歡既預
慮澄不能
駕取侯景
且為等堪
敵之人登

有書背微
點忘而不
告見理此
足見文而
之多文而
鮮實

叔孫約以
夢啓梁武
之禍梁武
帝以夢致
侯景之亂
乃至相類
亦復相類
此不待類
異之慙思
而後成亂
階後成亂
階後成亂
可人說大
恐乎

天法

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

注俱

刺史潛遣兵襲西兗

魏置治

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三州魏置治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

軌字伯年大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

胡氏三會曰按周景王與太子及后以喪喪室故向如其不憐今高澄與父死肉未定必哀憐樂向爲有人心乎

許顯固弘正善占筮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始景曰亂階在此矣

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字孝標督

兗州桓和仁州梁置治亦次故城在今臨陽府靈璧縣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西平

三月梁主復捨身于同泰寺梁主至是三捨身矣大通故事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鄴東魏主

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東

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梁羊鴉仁等軍猶未
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竟胡三省注魯當作北朔

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姦詐難測未可遣兵荊州刺

史王思政以爲不若因機進取卽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

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

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

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瓠

復使乞兵于魏宇文泰遣同軌西魏鄴南魏故城在今河南府永寧縣防主章法保名軌以字行京兆山北人

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因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元是左丞王悅言于泰曰景既

能言總于高氏豈肯聽于朝廷今益之以兵無恐朝廷始笑將來也法保長史裴文齊曰景既敗時必不入朝欲託款于公恐未可信若兵新之亦一時之功也不難前思深遠之備法保慮之遠謂還時王思政

亦覺其詐分布諸軍各州鎮守是秦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

決意降梁羊鴉仁遂入南瓠瓠高澄以書詔景使景以瓠州刺史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字明思長沙王暕之子督諸將侵東魏梁主下詔大舉伐

東魏欲以鄴陽王範字世績也王暕之子爲元帥朱异曰鄴陽雄豪蓋世得人死

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在今豫江府丹徒縣北固山上謂江右

歎恣唯無
忌特以寡
善尚非其
時故假虛
文掩人耳
目正與澄
之下牀大
帶景之藉
一類殿下
臣乃謂其
自病遂自
無之醜可
謂

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字長才。南嶺王。檢之王。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高澄還晉陽。自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高澄將歸晉

陽。以其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款。相國齊王。備

九錫殊禮。款。武。曰。以澄爲大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款。子。澄。

水之四面。而帶。假。山。石。窟。佛。寺。之。旁。爲。文。納。其。帳。而。害。之。殺。草。匪。及。齊。亡。一。豎。之。子。知。之。石。取。金。而。逃。故。山。在。彰。德。府。武。安。縣。南。實。字。記。有。石。鼓。二。鳴。則。兵。起。

東魏高澄入鄴。幽其主于宮中。殺侍許。荀。濟。子。通。等而還。東魏主多力

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

靜。崔。季。舒。自。病。遂。君。之。魏。季。舒。生。長。其。少。無。大。小。必。取。一。可。否。皆。皆。知。侍。安。兩。伏。上。靜。而。魏。主。注。會。衆。行。營。射。步。衛。騎。經。屏。氣。水。望。咸。危。及。澄。當。國。儲。儲。特。甚。澄嘗侍宴。舉

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

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

器器。之。等謀誅澄。于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

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

荆濟果正
士不當造
奔東魏獲
其一死所
謂賊中斧
者耳

古惟聞臣反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

謝罪居三日幽魏主于含章堂烹濟等于市遂還晉陽

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魏主有布衣之交

魏主有大志納濟氣不屈常謂人曰會于殿上聽魏主之言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謂之曰去日亂俗將及不可用也濟上書諷魏主謂信佛法者有貴主大無欲斬之未拜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婢及

其死魏謂之曰有公年堂反濟曰幸謂諸高帝何反我至來之

九月梁堰泗水攻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

淵明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

在今徐州府

以灌彭城侯

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

相

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緩于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

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

在北

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

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

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

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

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擊破之梁

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墮牀。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

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收降陳明。曰：將邑整萬家。而難拉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而之以後。其計得容奸。時頃。梁主者。輕敵有常。老境及之用。會乘

方。雖立。其册。雖情。驗。信。所。智。歸。愚。善。能。滿。漢。家。放。成。梁。吳。許。子。上。想。德。典。于。下。修。政。論。之。風。俗。正。乾。海。之。子。孫。窮。無。路。問。吳。權。在。外。必。將。歸。生。骨。肉。豈。敢。心。外。奔。中。漢。今。實。其。時。其。往。後。雖。有。此。言。如。泥。背。社。廟。

十二月。梁立元貞。

魏故成王。王通之孫。

爲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

善見于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乃以太子舍

人元貞爲咸陽王。

貞。貞父。懷。南。齊。已。開。北。遷。魏。始。貞。遂。留。魏。

資以兵力。貞渡江卽位。儀衛以乘輿

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于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

陽。紹宗士卒十萬。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

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裨將斛律光

字。明。月。金。之子。張

特顯。復軍進渦水。亦不利而還。

【庚】隋大業二年。號大統十。國年。東魏武定六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

隋史作高澄，考澄，本壽春，實更
名，嗣後商故附北，二名可互明。

梁以爲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

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

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碻石濟淮，

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

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結梁監南豫州事章黠。字騰，吳開

門納之，遂據其城。

景謂成主劉神英，素爲所不容，聞景敗，將至，故往候之。景聞曰：歸去，此不
遠，彼往候之，象雖其納我乎？神英曰：願監州耳。王者至，當必出迎，因而執之，可

以策事得成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食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或至城下，燈投甲聲，不
納。景謂神英曰：事不諧矣。對曰：歸而忘智，可觀下也。乃遣使語人，徐思玉入，致對，不許。思玉曰：歸家付

君以圖外之時，若魏兵追至，河南王見殺，君宜得備存，何顏以見朝廷邪？梁朝聞景敗，咸以

爲憂，詹事何敬容言于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

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

以景爲南豫州牧。

先師大夫道介說曰：侯景以國使之才，好高談，抑黨之馮，敬容上未敢許，謂反
嚮逆力不逮，乃復逃死，惟四字文不容，故復投棄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在

欲比國降，其獲一職之效耳。今既亡師，大地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妄興國，臣竊不取。若德
符其意，事之效則彼輩，恐如所說，有實，如道亮，豈知道德，聖德猶江淮之統，既于，唯主款其忠，謂不能

用，謂介，字茂
綱，原，話之，孫。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數遣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

明奉啓于梁。

先奉淵明，正鄭，送于受，高澄待之甚厚，至是，及謂淵明曰：君主不
余，善好，諸人，空，道，道，長，家，屬，亦，當，開，道，子，是，海，關，道，人，幸，許，還，說。梁主與朝

始，納，景，于，朱，昇，景，亡，于，侯，景，實，亡，于，子，朱，昇，景，亡，于

已濬橫嶺
既復魏求
許東魏求
成構或叛
景且更納
景金而不
通其於
備其羊鴉
仁之告反
又匿其秦
并執來使
是逃景之
反者一或
景之亂者
亦守也迄
乎景已臨
江猶謂必
無波江之
志始終蒙
歡榮遂以
亡此固志
邪誤國之
尤而梁主
甘受其毒
獨何心哉
清懼之氣
上天而為
天萬古不
易者也若
浮國氏所
魏劫運則
又謬悠而

臣議之宋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字叔元北獨曰此高澄設閒欲令

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

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

在翟惡會居秦春秋晉靈公時國會在秦賈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

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于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

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勢隙已深今陛下復與

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

而相棄乎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异言復書曰貞

陽且至侯景夕返景爲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

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惟王圖之于是始爲反計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字孝捷如東魏復修好也

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雷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壽春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侯景聞徐陵等使

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

不可知也仍
此天地也
安得有裂
之理此蓋
麗女媧煉
石補天之
奇說遇電
雷好怪而
官詞轉
其詞若
云如電若
雷耳

梁主庸老
之股已玩
之出大言
口以自愚
適以不知
可謂不知
分最者

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

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

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

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邵陽王暉啓景謀。朱昇以爲邪。無此理。景主乃尋歸曰。景孤危。密命安能反。

子証復請自以合肥之來討之。據主不許。朱昇謂其他曰。王暉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不復。暉啓景。羊鴉仁開反。鴉仁執其使。與開昇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賊。俄解道之。景益無所懼。啓景主乞控會江西。如使。解之。合州。建寧。活合。加。景遂反于壽陽。以誅中領軍朱昇。少府卿徐麟。太

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開驗。昔吳郡人。石珍。升。昇等皆以姦佞驕

貪蔽主弄權。爲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爲。吾

折箠答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蜀川王。宏子。司州刺史柳仲禮。廣遠。之孫。

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由。兄子。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子。長子。將

軍。羊侃督軍禦之。侯景聞臺軍討己。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

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

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梁置。今江。南。譙州。是。執刺史蕭泰。

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說景速趨建康。景乃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

甲七卷。通鑑。卷。四。十。日。有。七。卷。

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會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遂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擣。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景至朱雀橋南。太子

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字子山守朱雀門。欲開大柵。以挫賊

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柵。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

之黨復閉柵度景。正德帥衆迎之。先是大開中堂。諸曰。首級白馬。當保。至是。景乘白馬。背旗爲雙。欲以離。語云。景軍乘勝

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綸。西昌侯淵藻。援兵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悅守之。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

羊侃隨機禦之。取作木。離數百。或。城上投石。碎之。景。爲。火。可。石不能。破。侃使作。燒。尾。炬。灌。以。膏。燒。景。圍。之。景攻既不克。士卒死

時即計成
侯景而
王侯閣藉
諸王壓境
北祚已離
梁一區矣
况區區求
新乃心爲
濟乃孤疑
前文孤疑
備事時耶
尙可爲耶

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侃子鷲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

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

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景爲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

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爲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

先帝景之津校尉江子一欲以舟師討景其衆潰子一奔還樓主貴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

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老賊遂能至此臣嘗嘗呼身以腹前與至是與弟左墨子西東宮主帥

子玉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搦賊營裡前刺賊死者不報賊解其肩而死子因子玉相謂曰與兄

俱由何面臨旋若免胃赴賊死臨川太守陳所奉教守采石未至而景渡已爲景所燒欲用之而不可景使

其黨高桃梅因之所以殺桃梅使使王偉宋子仙而時桃梅從之潛遣所夜入城梁主大在請景亦語桃

梅許以時王卽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相會問不即開門張而桃梅亦派景技殺之陳亦不知如謀而由

景逼使射資城中百餘人入圍取甲甲之斬不肯前以感死景乃殺之江子一字元交譚嗚孝城人諱明字君章襄之之子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

第鄂州刺史南平王恪字敬則等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

得之與所以趨赴前庭指徐輔皮奔頌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晉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晉爭勝實哉

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率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

元孫權道匪時更名。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

迂二十餘里，且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

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于覆舟山北，綸進軍元武湖。

元孫北亦曰發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

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

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

景所殺侯備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俱堅守援軍等

二月，會使帥兵交，正表，破之。朱方，歐陽注俱見。

梁將軍羊侃卒。先是侯景于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

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

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至是侃以疾卒。城中益懼。

已而景土山稍逼，城中右衛將軍柳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

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賊且盡，景乃棄土山，自焚其攻具。

柳津字元舉，仲禮之父。

仲禮爲大都督。梁主徵衡州刺史章粲爲散騎常侍，以歐陽頔字城世，長沙臨湘人。

監州事。粲至廬陵，漢縣，吳置郡，今仍爲縣，屬江西吉安府。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

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孝儀名帶，以字行，顯之孫。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

已渡江，便逼宮闕。」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行，至南洲，外弟司州

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至橫江，粲卽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

之高自張公洲卽紫洲。造船渡江，粲、仲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粲議

推仲禮爲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軍舸至之高營，切讓

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

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景因之高弟，經子孫列于陣前。

以應讓刀，經其後，言曰：「裴公不降，今卽差之，之高百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仲禮以晦夜入粲營，部分軍衆，旦日會戰，諸

將各有據守。仲禮謂粲曰：「青塘卽青塘，在今湖南。要地，非兄不可，乃令粲頓青

塘。

〔己〕梁上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章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柵，會大霧，章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

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閣將軍劉

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景陵王綸復收歎卒自東道至列營柩而亦推柳仲禮爲

大節

梁中領軍朱异死。朝野以侯景之禍。其尤朱异。异慚憤而死。梁主痛惜。

特贈僕射。

初侯景叛。城以所聞。異界。異曰。外國誘。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懼人言。或謂人曰。柔彦和將死矣。特賜以求。空。以拒。開。而不。知。而不。天。其。久。及。圖

柔彦。梁主登。南。城。賊。願。謂。異。曰。西。郊。多。高。麗。之。罪。賊。并。流。汗。不。能。對。遂。殺。病。死。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

注見

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

有時

羊車兒。獻。作。祿。宜。或。資。因。風。放。之。賊。以。爲。賊。跡。射。下。之。

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

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淮。攻東府

前柵。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

靡。至菰首橋。

在曹

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

魏止援和
勅延賊入
是又自絕
其外棟也
梁武曠不
雖有和見
如死之簡
而牽于前
文之請卒
或和議所
關天奪其
魄者

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綸

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有戰心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綸

二月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在今湖北

取諸府藏錢萬萬緡賜之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頃會食爲憂故耶與以與萬軍士成兼殺氣掠金而時援軍四集王偉因勸景偽表求和初襄城之困也公卿以食

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

不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

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

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且

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

質于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爲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僕射

王克瑛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了無去志南康王會

中洲景情較遲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啓曰永安侯暉直隨道城方城語語見而云天子自與汝盟我供當破

汝乞召暉及城方入即當引路陳主召暉而果許不入即陳王綸泣而曰陳城既久邇主更危臣子之情

何益論大甚欲斬之暉乃泣涕入城陳主常燕食至是設菲昔楚乃食顯子綸乃因使上顯子數百枚

湘東王繹軍于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郢州刺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四 南北朝

湖在今湖北岳州府巴

桂陽王慆

字元貞，南齊王融孫爲信州刺史，軍四城口。

皆託言四

方援兵未集，淹留不進。

梁軍軍實骨瘦士也，以糧不早上，心非之，當與擊六，食子來下，實曰。下都無下意，極深街之，會得使主，故得欲旋，實曰，是以人監，舉兵。

而國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美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求見，誠而退，奈何。不悅，未幾，因事殺之。雙大古博，戲之，雙子宜雙行，復宜得六，故名曰雙六。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已而殺之。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

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說景背盟。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梁主覽啓慚

怒。三月朔，城內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

初，圍城之日，男女十餘萬，軍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死者十

八九，梁城不滿四千人，幸晉軍喘，衆心陷望外投。柳仲禮堅攻，梁將日往請，仲禮不許，安南侯說，說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自立于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

攻之，可以得志，請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父在賊，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誰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梁主問值子津對曰：陛下有那，梁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

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于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爲景所敗。于是景

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藉飲，不恤吏士。其書佐

董勛、華白、曇朗。

通鑑作無名，今依南史，實是。

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

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

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以

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

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撫殷不害

字長嗣

字長嗣

侍側撫謂景曰當以

禮見景乃拜退謂其黨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

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督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于是悉撤

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

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

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

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

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

士歎憤

仲禮等入城先降賊而後見僧辯主不與言見津津憐憫哭曰汝亦我子何憂相見

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

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

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

拜且泣梁主曰噉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景賣己密書召鄱陽

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綽

初梁張纘

字伯縉

爲湘州刺史梁主

以河東王譽代之。徙繼代岳陽王譽刺雍州。繼素恃才輕譽，譽深銜之。及至州，留繼不遣。繼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督拒之。繼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信州刺史桂陽王慆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繼遣繹書曰：「河東欲襲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督，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慆殺之。』荆湘由是構隙。」繹等不赴，皆因臺城已陷，遂執繹，繼後為守門者所殺。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侯景遣董紹先至廣陵，南康王會理以州授

之，遣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

子昂之以郡降。

紹先子悅所將皆吳兵，故首殺之。會理殺紹先，紹先兵拒守吳

太守楊白華，一名華，吳將大眼子，并子誘而斬之。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

御史中丞沈浚

字叔海，武康人。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曠

字四山，起兵討景。景號

令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

注見前以北而已。

後景攻宣城，白華力拒，乃降，景以其北人移之。

東魏攻魏潁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東魏高岳及慕容

紹宗、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于潁川，踰年不克。豐生、建策堰洧水

注見前

注見前

以灌之城多崩。魏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城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梁主爲侯景所制，飲膳亦爲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十六年八月景祕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卽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

北齊武帝于修陵，崩，高澄以弟高紹之末，遂廢士民守命家。

鄭國，中平之爵，當四方委命，及侯景置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祿死存者百無一二。實成軍放，皆自出採，極填委溝壑，不可勝記。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字思良，南陽人。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

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

將歸江陵，行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

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潁川，陳州。陳元康言于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

殊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

決，澄怒，推負土者及糞并塞之，城中無鹽，擘腫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

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意延而禮之潁川既陷宇文泰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

高澄遇思政甚重祭酒盧潛曰思政

不能死前亦何足重澄曰我有盜滑乃

是更得一王思政潛與世之贊孫也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真左右邵陵

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

字實

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

死秋七月繹復遣信州刺史鮑泉

字潤侯東海人擊譽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

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受令繹世子方等

請討之

方等徐紀所出紀多失行故方等亦新羅侯景謂應統方等將兵又據等戰

繹乃以少子

方矩

字道

代譽使方等將兵送之至麻溪

在今長沙府長沙縣北水經注湘水又東合麻溪水口即此

譽擊之

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

此是方等之能入告徐悅而不對潘洸而退轉恐誤此

紀王氏生子而卒釋於世

釋衍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魯刻日

就道僧辯請申期釋怒斫之幾死仍送獄泉遂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

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

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以合州輸伯穆

送二子于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至東魏亦不爲

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西軍樞陽

樞陽信告江州刺史等王火心大心以盜賊處之既至與大心相擊大心益盛以備之市糧不道

徒衆無所得食多餓死懷憤憤而卒 樞陽並城注俱見前

盜殺東魏大將軍高澄于鄴 先是高澄如鄴封齊王加殊禮將佐請受

之陳元康以爲未可至是澄復詣鄴

澄謂齊侯王暉某曰比誰何書等某曰數奪伊霍之祿不讓曹馬之資

澄前獲

梁衡州刺史蘭欽

字休明中品魏人

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

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遂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愔崔

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實刀盤下殺之愔季舒走匿元康以身蔽

澄亦被傷

甚多

初澄以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閉閣

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變起洋聞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

鬱之祕不發喪動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

護唐邑字道和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問誰死疑謂左右曰大將

英洋言高岳高洋之弟馬子知侯仲守鄆人諸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發臨者二百餘人皆謀欲和引若對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暉御史中丞沈浚死之景使侯子鑿寇吳

興吳興兵力寡弱張暉書生不閑軍旅或勸暉效君正迎降暉歎曰

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

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忝

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

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初魏既亡魏又據魏朝為道

音之成漢刀于建福日吐之其真忠義遂氣通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

梁岳陽王譽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譽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

辯攻湘州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

譽留參軍蔡大寶字敬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

懼時新興

晉書曰新興郡故縣曰安興唐省故城在今荊州府江陵縣

太守杜蒧

杜蒧人曰蒧之子在管軍釋與之有舊密

邀之蒧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

蔡大寶奉管母登城拒戰管聞之遁還岸亦走釋出王僧辯于獄代泉

攻長沙

鄧陵王綽致書于綽曰今社稷危殆前巨痛深惟應刺心嘗謂流血枕戈其餘小節宜置也若外難未除家禍仍堪料今訪古未或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捷至于骨肉之親急時意也

粵兵譏綽失多矣第若爾海庭不戰兵刃揮州疑道何以自安必引請軍以求形勢若不安國家去矣不從輪流漚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否哉吾亡無日矣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釋遣兵攻襄陽岳陽王管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

率師救之管既與湘東王釋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請爲附

庸釋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管管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察字道爲質

于魏宇文泰欲經略江漢以楊忠都督三荆注見前諸軍鎮穰城仲禮帥

衆趣襄陽泰遣忠及僕射長孫儉本名世明第五世孫將兵擊仲禮以救管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字仁遠大宋子仙陷錢

塘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

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

異

東陽山人

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

以其衆降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于是三

吳

吳明吳會
種並爲三吳

盡沒于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

法僧

謀應

侯景

景以景仲元氏之
與道信許春爲主

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

注見

刺史

蕭勃

景平侯
景之子

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至是霸先結郡中豪傑將討

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

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

之乎乃遣使閉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繹先王大庚嶺南康土黎葵益美以兵拒之其
黨龐參同午十三早騎出戰無效當者繹先

之路委使車摩河野新先逃軍南東湘東王繹奉制以節
爲交州刺史大庚嶺南注俱見前參摩同字元九開後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

二曹州下郡將置東徐州又于東海臨仁縣置南北
二曹州下郡注見前懷仁廢然在今海州臨榆縣

皆降于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

即青州

及山陽郡

今淮安

已而又取淮陰

注見

至是復取司州于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梁太宗簡文帝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
〔午〕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南魏亡齊代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

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

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

之子

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陵皓死之

廣陵

人來嶷

字德山

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

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勳

勳之弟

爲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

皓嬰城固守未幾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遂屠廣陵嶷闔門皆被害于

述長反
仕于陳

魏師進次石城

注見前

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安陸

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漢東盡入于魏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嘗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漣北

漣一作漣今荆門州有漣水亦曰漣陽河

繹請

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根木葉食之皆盡富

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聚如邱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

周鐵虎何許人南史周功最多譽委遇甚重至是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

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

喪刻檀爲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

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爲中山王東魏主在位十七年而亡東魏徐之

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字士貞勸齊王洋受魏禪先是

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

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使德秋如鄴未嘗召

才曰彼亦欲爲王所爲其屈弱不遇我惟命耳無以德政至鄴公稱莫有應者司馬子如洋子

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搥

已久今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求入與六宮別

已矣

已矣

暨雖爲湘
東所逼然
舍宗邦而
朝敵國辛
以震成骨
肉廟社邱
墟其罪實
浮于釋矣
其子孫仕
庶顯貴途
多怨辭豈
得爲直筆

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轎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遷于

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洋卽皇帝位于南郊封東

魏主爲中山王

追尊獻武王文襄王皆爲皇帝獻武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每王女配爲皇太后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

字明

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時梁境惟荆益

所部尙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

王節度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督爲梁王督朝于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督發哀嗣位督辭乃遣

使命督爲梁王建臺置百官督遂入朝于魏

督自是爲北朝附屬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

梁漢郡城在今肇慶府陽江縣

太守馮寶妻洗氏討敗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故北燕主弘之族也

初北燕主弘非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朝會自業三孫皆世爲羅州刺史

史：賊子寶爲高涼太守

新會宋郡隋改爲縣今屬廣州府羅州縣置石朝故城在今高州府化州

娶高涼洗氏氏多籌略善用兵部衆

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

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

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

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以欲

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

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甯都。

侯新部，宋改名。今爲州。隸江西。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

洗氏與侯先會于石，遣謂寶曰：「賊部者非常人也，吾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賞之。明年二月，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初，東魏遣牒云：洛

洛，代北。魏洛武川人。

等迎鄱陽世

子嗣，字長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失援

敗死。約遂略地至盩厔，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鄱陽將侯瑱

字伯玉，巴西人。據豫章，景遣于慶略地南至瑱，力屈亦降。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

質其妻子，遣隨慶徇蠡南。彭蠡之南。諸郡

齊定律，始立九等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爲九等。齊主初立，勵精爲治，趙道德以事

屬黎陽太守房超。濟河人。超不發書，梟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梟

以誅屬請之使。久之，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身爲枉法，

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淑等取魏麟趾格，討論損益，以爲齊律。

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保任也。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

保鮮卑。又簡華人勇力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

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南齊郡今黃州府麻州是。侯景兵襲之，綸遂

奔齊，以爲梁王。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

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鸞鵲洲。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子碩將兵擊之，且以

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

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

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

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

從。綸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字明爲刺史，綸

與左右輕舟奔武昌，已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爲

梁王，任約進寇西陽。注見前。武昌，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在今黃州府黃岡縣北。距

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叱羅通北齊代北魏姓通名等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

至汝南。管轄汝南郡，故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水口南，漢置新郢。魏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城納之，任

約遂據西陽武昌。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還安陸，魏守文泰遣侯景攻汝南，執綸殺之，投屍江岸，岳陽王寶融葬焉。

侯景自稱漢王，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

邵陵書喻
湘東執言
尚正泣西
園自泣亦
頗自泣亦
心不忠乃
以不忠不
孝與仲禮
並無持論
不然終激
然觀綸終
子降齊苟
免則首不
畏彼善於
此而已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泰以齊主稱帝。

伐之自恆農爲橋濟河至建州。此西魏置之州今歸州隸是齊主自將出頓東城。在今太

原郡汾水東秦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于是

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

梁甯州注見前刺史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敗侯景兵于貝磯。水經注江亦支過鄆縣而支東通貝磯今袁州府黃岡縣是

初梁甯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東下與任約遇

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舉水入江之口舉水出黃州府麻城縣今曰校亭河至黃岡入江侯

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晉熙唐改舒州今安慶府是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字世聖彭澤王範之子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

康空虛與柳敬禮仲禮之弟西鄉侯勸東鄉侯勳晉吳平侯景之子謀起兵誅王偉建

安侯賁正德弟正立之子中宿世子子邕中宿世子中宿侯之世子子邕始與王偉之孫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

之。錢瑋補其以合理故帝播掠千計其無美不自會理隔壁謂之曰痛雖忍死明我衷心實欲殺爾其竟不思最乃府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惟武

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講論而已及

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爲竟陵王子

隋唐府兵
並祖字文
泰之制劉
友益以爲
得三代寓
兵于農遣
意然沿及
開元天寶
間調發遠
征旬積缺
痛又成弊
政矣故曰
徒法不自
能

邕爲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

胡三省曰唐府兵水北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

一切蠲之

凡受田之丁歲輸粟加之明隱兩所出輸絹綾絲麻布無則輸銀絹之調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則折絹而之唐既募爲兵則皆免之

以農隙講

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歷

朱景業所造也

〔辛〕歲大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春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是爲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文盛攻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

上以太子大器爲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擊

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方諸年十五恃

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蒲酒爲樂侯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

諸迎拜鮑泉匿牀下擒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

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逃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

僧祐字願吳南郡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

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

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傳又曰

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夏首破兵機中策也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乃

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

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

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州刺史王均詳景至是

宜州刺史并麻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賊曾不內悔反欲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

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大半

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權

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亦曰三湘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堵

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即赤亭城在華容縣南會信州刺

史陸法和北齊舊本傳不知何許人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于百里洲在荊州府枝江縣東豫

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

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

兵大潰殺溺甚衆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釋赦之

釋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賊賊

齊文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宋子仙等圍之乙輪城而退僧辯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討賊
離命杜高韓精勇千人擊城而上賊謀奪漢水軍王宋遂帥僧辯江僧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
子曉江雲合百船多加雲江爲之喉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

字明九武
王紀之子

執之

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

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

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變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字元吉安
王歐之子

初景既克

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爲帝後納溧陽公主

梁主之女
景甚愛之

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

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

帥兵入殿廢梁主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

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爲太孫王

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弑梁主綱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

與彭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己盡醉而寢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先是王僧辯乘勝下溢城

陳霸先引兵來會 侯景將子廣直都督領軍侯景開門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

陽以俟諸軍之集至是繹始命僧辯督諸軍東發舳艫數百里陳霸先

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 即江水也自南來注彭澤北入于江故謂之南江 出溢口會僧辯於白

茅灣 在九江府德化縣北 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

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舫

音鳥了長船也兩旁著棹往來如飛 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

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

敗僅以身免 侯景某或子鑒曰西人吞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失必當可破及聞子鑒敗大軍遂下覆面引金而戰其久方起曰賊殺乃今 僧辯督諸軍

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

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章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

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

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 在上元縣東北 築柵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

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于西州 六朝時益州治所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四 南齊書 卷四十四 南齊書 卷四十四

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

字季若，安陸人。

將弩手二千橫

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

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

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

黨百餘騎東走入吳。

僧辯不致軍士，則涼州兵，景汝南道，是時軍士遣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實景初擬監將，捕獲別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等帥臺內百餘。

僧辯于道，僧辯與景，景何，在，克其，久曰，越平，原持去，僧曰，王氏百世，怨，一，朝，變矣，越平，原，景，侍，中，禮，思，賢，也。 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

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于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

景，景，快，子，聖，等，皆，時，亮，讓，王，保，送，恩，厚，創，廟，於，

開，顯，先，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

嗣君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

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

二弟橋樑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勣于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

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于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甯州，

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

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

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字備等勸紀稱帝會內

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遂卽帝位立子圓照爲太子司馬王僧

略備參軍徐忤勉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忤勸紀入援紀意不許行內街之會人

如殿下留之何爲紀乃盡誅之亦殺僧忤永豐侯獨歎曰王事不成矣善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日吳淞江自大湖分流過蘇州府之吳江進擊

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鵬爲景部

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

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是月始葬顯文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

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閉至廣陵以

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爲司徒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賞平侯景之

功也

王偉等伏誅 王僧辯送王偉等于江陵偉于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才

王偉之罪
雖寸磔下

足謝天
下釋始以
愛其才而
欲有之其
決意誅於
也乃激之
湘東一復
之語大義
知有登復
者耶大義

晉宋以來
官人之弊
不過采取

欲宥之有言于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
語乃怒誅之律云項羽重瞳尚有高江之狀湘東一目當爲
赤無所歸王大起釘其舌於柱刺腹雙肉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

字志通
扶風人

爲北江州

梁置治廣城
地地注見前刺史

扶風

今襄陽府漢口在
今襄陽府漢口在魯悉

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

城在今黃州府黃梅縣
城在今黃州府黃梅縣

力田蓄穀時江東饑餓餓死

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

晉
人

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

字

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故因而命

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

梁置今江寧
府六合縣是

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

圍秦郡行臺辛術

字慎賢
秋道人

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

梁安宜故
城在今揚州

侯景之土取之可也

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何得爭

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先命徐度引兵助守齊衆七萬攻

之甚急僧辯使杜弼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

是時齊政頹頹江北之民不墾屬齊陳後主朱盛等聚黨謀廢齊制史道使朱盛等先因道
國廣陵齊主使告弼先曰若釋國必歸廣陵歷陽兩城弼先乃引還江北之馬從齊江者萬餘口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

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

名率字叔中
袁令顯之子

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

門闕延世 浮華歷世 相沿迄無 變易史以 體名責實 推舉折衷 推美幸術 會不知術 時紳士中 名實才器 克副其選 者果誰耶 則亦徒與 山公啓事 修談標榜 若同一無 實濟耳

悖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梁秦梁刺史蕭循南史作蕭字世和武林侯循弟對立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於梁先是魏將軍

達奚武侵梁南鄭梁秦梁二州刺史蕭循遣參軍劉璠字寶美沛人請救于

武陵王紀並時侯景方區江陵湘東王求援于紀遣潼州梁置今四川州是刺史楊乾運

救之至劍北大劍山乾運戰敗璠被執送長安循守南鄭武圍之久不下

遣行臺左丞柳帶章字季孫河東人入城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

民今險不足固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去

為忠乎循乃降于是劍北皆入于魏循至長安宇文泰待之甚厚未幾

遣還江陵循之降也劉粲先已至魏宇文泰惡之如善交泰許價而還久而未遣從者問粲曰我于古勝比對曰尋常以公為滿此今日所見曾概交之不如事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

習文不失信于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而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置湘東王疑之遣使調察命姑窺其財糧皆輸馬仗王乃安之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于湘州以叛琳本會稽

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

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

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

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身詣江陵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本漢都水使者天監中改位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據琳軍載有寵于王御下峻刻荆人疾之如讐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湘州

十一月梁主釋立

是爲元帝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于湘東王王遂卽位于江

陵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憲寧以及長江爲明州界北盡武會四拍口漢南位爲難於所據

謂今所行千里而近其戶者不逾三萬武會郡城在今安陸南荆門州

梁以蕭循爲涪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梁主徵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于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四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南北朝

（隋）一 承聖二年魏主欽 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迴

尉遲迴之別部後以爲
兵迴字鄒居關代人

伐成都以

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瑒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

左傳

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

軍尉遲迴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

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

自散關

注見

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迴分兵守之進襲

成都蕭瑒嬰城自守迴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迴

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啓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宜急

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

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

夜思歸皆以爲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

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

先是法知紀禽任約遣精兵主曰侯景平矣蜀將
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

釋果有推
梨其畫像
心體及密
釘樊猛又
教爲內
實猶忘外
託文其執
自解其執
信之

陸法和第二城于峽口兩岸連石峽江嚴峻斷之
主據侯景故將任約謝若仁于歐脫兵使助法利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

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

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

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劼

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

紀主復與紀書曰香

年爲一日之兵國有平亂之功嘗此樂推事歸當受倘遣使于其所若也如曰不然
于此投筆兄弟弟復無復相見之初讓讓推梁永推讓之日小子受矣重不重背紀頓兵日久頻

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

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

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劼破之于是兩岸

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人追擊之紀衆大潰

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

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

曰雙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東雖亦還
據能保其
未敗第就
不險建康
彼時形勢
而論建康
倘有險要
可憑江陵
則偏弱受
敵乃宗懷
然皆安土
重遷釋復
優柔寡斷
既卜而疑
仍卒如棘
人無所坐
勢無斷席
敗人取禍

八月成都降魏以尉遲迴爲益州刺史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蕭搖屢

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

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

焉魏以迴爲益州刺史巴郡魏郡益州刺史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

懷字元博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爲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

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

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

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衛士執

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此亮及亮所留也

梁以陸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

術教化部曲數千人巴郡法和上表自稱謂諸主怪之使劉王與法和相見

齊納蕭退郢王之子于梁不克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

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敗之齊師退

敗之齊師退

敗之齊師退

是安突厥民東方白胡以城
薛提據江州郡者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

注見前

突厥請降先

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

木杆剛勇多智
善用兵略遠異之

至是木杆攻柔然柔

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

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篋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

自是貢獻相繼

〔甲〕魏孝泰三年魏恭帝
元平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

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

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
水經注蒲川亦出石樓山節此

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

有都督職傷其什員不
能救齊主命例共五郡

命九人食之肉及飲
皆置自是始爲成規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

爲九秩

內命三公九命三品八命六品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
中士二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公之孤四命侯之孤

諸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四命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申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
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餘下士一百二十五石申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

二分五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益爲一萬石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下各去
其一二秩俱爲四十五凡職是謂之上下上年職全中年職半下年職一每年不明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

文帝第四子
是爲恭帝

復姓拓拔氏

先是魏尙書

知遜君之
醜字文泰
乃再行號
復而改號
為姓恬不
徒以其家
官命秋刑
竊周禮稱
為崇儒好
矣無微甚

韓愈稱不
有人禍必
有天刑謂
有古之遺
附者猶恐
直不免況
自以任情
舉按曲等
肆其遺

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

諸瑁為心膂清河公李基字仲利義城公李暉明之子常山公于翼字文義分

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

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

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

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

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嘗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荊州刺史長孫儉世孫

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世孫

于時密使告于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之子李庶之子齊中書令魏收字伯恭撰魏書

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擧之則使升天

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

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

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豈亦宜乎
不亦宜乎
然心者能
自言之其
似不為自
而收肯自
言者視自
又甚矣

夏四月魏宇文泰弑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爲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

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爲晉州臨于同安縣置晉州後改曰晉州刺史以琳部衆

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讀漢書曰琳小人也官據據至此不
天下未定遷琳於南如有不慮安得琳力臨臨官意不

過臨琳分想有誤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其爲廣州
史謂武實琳自放兵作田爲國器操其言而弗聽歟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

達圍涇州涇州今涇州
天長縣是侯瑱張彪俱出石梁晉成後周置縣
故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

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

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瑱彪等皆還韶至宿預

使人說白額白額出迎執而斬之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字護保
護見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且誦俊
問謹曰

爲諱計何知謹曰魏兵滅河
曰歸出何能謹曰下彼彼曰何故謹曰歸彼而無戰多疑少斷愚民聽于虛始若懸色用所以知其下也

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一國無隙必應不

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賈輩向付之漠然且迫止法利赴授之

爾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法學于謹至樊鄧梁王營帥衆會之梁主乃

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伯曰在河州西口上州今安陸府博州為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

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

鎮揚州僧辯遣侯瑄帥程靈洗字元壽新安海寧人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字通明

爲後軍設法知國魏師者皆社江帥主使通止之曰此自非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

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六

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

徵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

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與高僧書勸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請盡歸

梁主曰蓋實善策安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張政請開道免殺江陵五百里洲爲魏人所獲王琳謂

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莫及于孫不特免領分矣政曰惟命惟飲之玉城下使

言曰僧辯已由爲帝王琳不復能來政乃言曰授兵大至各思自勉分祭命設之參軍蔡

大業說曰此真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魏人百道

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

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

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子城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

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

德設策以
可聽然按
之理勢蓋
不能行蓋
于謀楊忠
皆親宿將
豈肯無備
受恩就縛
以襄陽一
隅之人又
豈能盡燬
魏軍使
果用其言
亦不過自
速禍敗耳

降文謂晉仁懷曰城中兵衆雖寡突圍而出賊必窮追而得之可說江使任勳梁主表不俱走馬曰
事必無成賊雖得尋其善仁亦自共棄王侯曰善仁侯景之萬望可備等仁父請守子城衆兵賊主
歸之侯景爲不可善仁歎血而死于萬歲太子黃質親生使王侯 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營

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

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

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

司請師之以充糧士備主不許善法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畫夜不釋書曰或謂于文士說于武

魏取襄陽徒梁王督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督爲皇帝取雍州

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

制督也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取之爲取事會預伏武士因而襲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破軍

無遺期取江陵百姓皆安之文武軍士皆材故魏人懼且去敢送死王侯等之徒折簡可手然後朝

濟江入陸壘極善射之聞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慎選時勿使匹夫之行營曰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亥) 魏取帝方督領元年魏恭帝二年魏天保六年魏中宗宣帝魏晉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梁王督始稱帝 梁王督卽位

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惟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

大寶爲侍中尙書令王操字子高太原晉陽人爲五兵尙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

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琳將兵北下至

蒸城

後漢出蒸縣故城也隋書入南陽郡今湖南衡州府治

聞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

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

茂業之子

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

是爲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卽梁王位

時年十三以

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

西大將軍

前辟居石即霸先在京口隨稱推心待之子顏厲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先是齊主遣殿

中尙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

書曰主冲氣未竭其禍故或臨侯陳武獨子長沙之間以年以望城保金陵

敬帝爲梁王願宜迎接

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

注見前

散騎常侍裴之橫

字如岳之高弟禦

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使奏啓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

梁王爲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

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卽位以方智爲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

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

陽江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兵北王戰不從之齊主

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特德清都或安人戍之。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

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鞞皮帶角

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

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爲沙門。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

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王僧辯

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

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

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謀襲建康。

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爲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

安都等。水陸俱進。人皆以爲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

僧辯罪自當誅然在霸先親視時器已久非以爲舉特欲去害己者而已

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顛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爲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

字世元，道諱子明，應文帝。

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

不禮于陳霸先。

高祖諱

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

太守韋載

字德美，

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爲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

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

晉縣，五代吳越收長興，今屬湖州府。

立柵以備龕。及是，蒨

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

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

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

字明長，

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

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

龕勇而無謀，嘗謂常服其將杜蒨陰與蒨等通謀，

使蒨蒨之，其妾王氏曰：「嘗慮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資蒨，蒨得等破之，既而蒨出師，蒨與蒨未竟，遂見蒨，王氏俄舉出家，蒨覺及弟假蒨奔齊。

梁譙

今湖南

秦

今六合

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

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

僧辯死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

約將兵乘虛入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

字維真唐人居守

安

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爲戰備

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

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

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

霸先謂計于載載曰卿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必地東

使侯安都夜燒齊

兵絕彼糧路使盡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

淮南秦推之

使侯安都夜燒齊

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

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

北齊書蕭軌事

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

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

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

此秦推之口

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

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

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

方帝之子

等爲質

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

齊失亡馬壯船米不可勝計。齊主乃謀禦邊。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初，齊平秦王高歸彥

字仁英，高祖族弟。

幼孤，高祖令清河王

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

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娼婦薛氏，有寵，既

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鳩岳殺之。

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篋，出東山，安於勳，勳始合，忽出其首，投于神上，一座

大驚，復命收取，謝之流，馮數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爲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

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嚙噠，注見前東走契丹。

北并契丹。

胡三省注：鄧唐之胡，唐書勅及斯古堅昆國，或曰胡骨。

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

齊郡

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

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

長安東南，秦城

門，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四〕魏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爲北朝，用唐歲首不齊，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

爲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尙書令盧辯字敬先，同見子依周禮

至幕府山

在江都府西北與地紀轉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

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

馬驢以食轉至玄武湖

注見

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

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

引灌以抵秦淮故名

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

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舊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

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

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禽徐嗣徽斬

以狗追奔至于臨沂

晉懷遠南頓郡北故城在今句容縣北

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

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多惟任約王僧愔得免

梁軍士以食浮置酒一人能得一醉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

梁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

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遣

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

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

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

行陳觀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滿自恃遂嗜酒淫快肆行任是顯露形體密坐巷室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往往亂之或以器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鏡長鏡劍鏡之類照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

肆之狂肆所不必言

至揚情不
能匡正而
轉以死囚
供御爲周
旋之計史
臣亦從而
美之主昏
於上致清
於下是誠
何言

樂備情乃固死因置伏內贈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風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固府參軍張謂之上書
稱齊主調情曰此惡人何敢如是對曰欲欲陛下殺之以威名于後世齊主曰我且殺不殺爾却得名一
日注謂軍臣曰黑黑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統枝曰臣得三千騎精舍之以來齊主壯之臨命于匹匹道
遠曰統枝妾言應我陛下奈何統枝曰臣得三千騎精舍之以來齊主壯之臨命于匹匹道
引出謂曰吾何如統枝曰爾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西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後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諒竟斬之由此內外憤憤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機
情極深願而百旋修教是
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爲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

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字永和臨康襄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

之甯曰樹敦吐谷渾所都故城在今西甯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

根餘衆自敗木杆從之與甯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見前歎甯勇

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州三州齊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授翼曰女取非夷俗所長遠來不過抄掠耳涼州所獲勢將自走數日而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善法典高歡同例說見前世子覺泰第三子後代魏高祖帝嗣

泰北巡渡河還至牽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

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齡五

得其力用性奸實素不向虛飾明遠政事謙謹好古凡所施設皆效三代而爲之及卒曰文公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爲太師柱國大冢

善乘國專 政觀主位 若其年幸 天可因年 正于臣 反為一大語 不為魏室 區維魏語 願維魏室 為魏室 決不踰策 年而字踰 氏遂得文 其篡逆肆 國賊而釀 禍胎而釀 罪奚異賣

宰安定公出鎮同州

諱名位素卑及是輔政公莫不稱同計于大司馬于西語曰今日之事

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遺世嗣子越幼中山公親其兄子被受詔許軍國之事

三書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

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部五

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成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為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黃櫨嶺在今汾州府起長城北至社平成在今朔平府左

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元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

作下即居庸下口西至恆州注見前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復自西河總

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

里一成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

丁魏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隋高祖武帝陳霸先承定元年周李愷命宇文覺元

周宇文覺稱天王是為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魏自太祖武帝入

魏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為東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

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死亡

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册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

府覺卽天王位

述書文公爲文王世爲文后村魏帝爲宋公以水邊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字德爲太祖則黃氏太偉大氣宗廟孤信爲太保太宗伯中山公魏氏大朝焉

周主

宇文自稱天王則曰以春秋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子之稱書于則又非實故仍舊周主任克寬以主當作王非是

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周

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于神農

宇文氏自謂與帝爲黃帝所滅子孫居野其後有墓爲見者鮮幸帝以爲主至晉俱遠以宇文爲氏

神農配二丘

晉曰子自註

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

祖仍用鄭康成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鄭康成注此廟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統

與魏廟四殿則六廟及漢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今贛州府

陳霸先遣將軍周文育擊之獲

其將歐陽顥傅泰勃爲其下所殺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顥及其將傅

泰蕭孜

勃發子

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

余氏由余之發以名爲氏

以兵會之

孝頃先據新吳因款

置南江州以爲刺史新吳漢無南唐改奉新今贛南

陳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顥

出南康屯苦竹

灘

在南昌府新建縣北水經注嶺南品府豐城縣西南

泰據贛口城

在南昌府西

孝頃出豫章據石頭

此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石

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嶺南品府豐城縣西南

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

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

據顥及攷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顥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顥禽

據顥及攷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顥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顥禽

宇文護羽
翼已成難
以輕制貴
謀亦不過
決擲之憤
熱使其事
果成則翦
大慈以杜
奸萌庸臣
非乃債於
幸孤信之
沮止在信
非有深識
遠慮直爲
苟全性命
計耳卒亦
被戮究何

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顛乘舟而宴巡躡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秦禽
之致孝頃退走勃軍問之惴懼遂殺勃

文育送顛於建寧勃先與顛有舊禮之以爲
衛州副使使討潞南潞克與州夜夢顛鑿石

顛新先遣侯安都勸文育攻之攻出時承項酒醉已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
年兵敗奔還臨川吳郡齊將故曰故城於于此置撫州今爲府屬江州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

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
殺貴免信官自爲冢宰未幾復殺信

周宇文護弑宋公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爲司空琳

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
擊之

齊大蝗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

季野之兄

對曰五行志土功

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
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琳請之也

設四年琳敗奔齊兩人始歸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弑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甯都公毓

小名統萬與太祖長子並爲明帝

周主

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

周官大冢宰屬中大夫

李植

涼之子

軍司馬

周官大冢宰屬中大夫

孫恆

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

周官掌王官

周亦爲中大夫

乙弗

代北

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

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恆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羣公入

謙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剛

字德明

總統禁兵護召之

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

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祥

其先爲賀蘭英何弗因以爲兵祥守並從武川人

偃周主遜位幽于舊第

召公卿議廢周主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甯都公毓鳳恆等皆被殺

時李楠父柱國遠鎮弘農議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

令略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

此何事云云于是護乃害植并偃遠令自殺尋弑略陽公黜其后元氏

爲尼甯都公至自岐州卽天王位

後魏道武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爲王遂稱皇帝

武帝

廢梁主爲江陰王

梁自武帝

命亡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

師知

引將軍沈恪

恪

新武 廣人 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主，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

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

卽位于南郊，奉梁主爲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爲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

當尙書諸曹總國機要，尙書惟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

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侯安都至武

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

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

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

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迤沱，臨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沌，音美反。

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禽，鐵虎辭氣不屈。琳

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據江州。

陳以蕭乾

字思德，齊郡人。王廣之孫。

爲建安

吳郡今臨海。建甯府治。

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

吳郡南郡人。世爲郡

著姓。侯景之亂，衆棄建甯城，爲陳元帝。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弱，紹泰末，

周迪在臨川。

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宗人擢起兵臨川，尋爲其留異在東陽。侯景之亂，會稽以其爲東陽太守，

仍與糾合郡國保據縣阻其地日盛江陵陷

陳寶應在晉安

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為郡太守

寶應以異仍守東陽郡奉末封永興縣侯

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

之使侍郎蕭乾諡以禍福豪帥皆降卽以乾爲建安太守

已而蕭乾新

是陳別敗走爲村民所殺迫使逃就南安許軍陳徵之令其領盜賊不至陳與寶應相結寶應亦帶與吳合

久之潛出臨川太守歸牙曉而斬之陳首京師初會福慶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常從寶應以順送寶應

寶應之及進吳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受寶應敗謂其子曰早從陳公言不至今日

新淦流

周以令孤整

字延保爲豐州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

字子堅定安人

以州降魏魏以爲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

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

後周置

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

人情遂洽于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

今南陽府唐縣整遷州于武當

漢縣明書

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諡以朝

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

字定樂

上黨王渙

初齊

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

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爲人所獲送鄴齊主又

與永安王浚有舊怨

齊主少時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換出浚責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

及卽位浚爲青州刺

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鄆面諫或密以

白齊主齊主益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程爲樂浚進諫曰此

非人主所宜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

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鄆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

籠置于地牢飲食澆穢共在一所

後齊主如北城因說浚于地牢浚文曰浚相呼天乃燒殺之逼近痛憤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浚爲武帝帝

與浚不睦也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流涕呼天乃燒殺之逼近痛憤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浚爲武帝帝

〔戊〕陳永定二年周明帝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乞師于齊王琳引兵

十萬下至溢城屯于白水浦

今日白水浦在九江府德化縣西

以魯悉達爲將軍陳主亦以

悉達爲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

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

前齊子齊

以主梁祀

琳在白水周文齊侯安都駐守書送琳陳主遣尙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

亦遣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臨周字文護自爲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

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

悉達先爲
梁臣自當
陳墓以應
何至兩受
將軍坐觀
成敗唐南
韶蒙氏既
奉朝命又
通吐蕃時
謂之兩頭
鬚於茲可
謂罕營而

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

成皋。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

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統入齊境。三遣使

滑。雖苦不親。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當以千騎夜趨城下。城四面皆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隨數百騎。西去。忠驅餘騎不歸。侯門閉。而入。誦道召武。武以滑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

鞍而臥。齊衆來追。王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救。汝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怒曰。通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啓。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敬帝曰。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湏憂憤

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雖嘔泣拜伏。竟

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湏益甚。演

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友也。諱王官。齊有諱有友。王晞。字叔則。北海郡人。以爲不可。演不從。因開

極言。齊主大怒。召演于前。以刀環擬脇。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及演錄

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

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

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歎不自勝卽焚之從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

齊主襄贖之遊獨于宗廟惟至常山之第則不禮而去太子於自劫

不知其首齊主大怒就以馬鞭撻之太子由是氣憤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謂常山太子性剛社稷事重託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孝謂楊情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爲戲信自收言齊主乃止

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助賊滅壞擊其使因立其上攻燒車紅使以帶黃之惟部中

齊滅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

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宴

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

陳寶得春郡守改爲縣今屬廣東

府

〔己〕陳永寧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

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北周改郡爲護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爲

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僞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與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舊立

是爲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舊築城于南

皖

卽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甯縣西

及是陳主以疾殂

陳主臨或制時英謀竊運而爲政務出寬簡非軍放急務不輕調發性儉嗇常膳不過數品每

宴用瓦器蚌蟹殼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敢女樂

時子昌

字敬

姪頊

始興王暹子

皆以江陵之陷沒于

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惟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舊于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卽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舊卽位

陳主曰武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

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

字宣簡

建議以爲聖人沿革

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

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是爲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

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尙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尙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

字季則

漢下洛人

彭城人

受遺詔輔政十月殂于晉陽

後文宣皇帝

高祖

臣無下泣者惟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 附世祖文帝開天嘉元年開武成二年齊主廢乾明元年臨宗孝昭帝崩建元

春二月

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

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

字德純

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

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

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淝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

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荆

州刺史史甯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

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

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瑨發拍

擊船

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

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

字文深

以輕舟送

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

之子

奉莊奔齊樊猛

及其兄殺

字晉

帥部曲降陳

孫綽守鄆州聞人謂之不能克及孫敗聞人聞帥部將王乃解圍去孫集將佐謂曰昔與王公同矣孫寤動已干矣時事如此豈

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

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

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

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

演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

軍將軍可朱渾天和

元之子

每日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

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

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

總知快事也留從軍兵五千于西中不問白歸度歸彥由是怨愔

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

安平人

向侍東宮

面奏齊主曰二王權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

爲刺史宮人李昌儀卽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

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

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

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情及天和欽道子獻歐之愴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頭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情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

時高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侍

武肅城永樂武力絕倫家高顯雖所厚即刀印與齊主婁悅時不知所負婁太后令歸伏不道又與樂曰婁軍即今顯乃退永樂內力而往

婁太后乃讓齊主曰

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異子受漢老婦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可完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

欲送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中書關大丞相魏某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

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登岸築城自保

嘉冬巴陵縣陳備軍備將餘衆而領和城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賀若敦北歸于是巴陵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

字季

爲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

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疆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鼃

城名在揚州府宜興縣郭外所築

等屯自

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晷建議開督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前三卷注齊在河內以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

魏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世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遣太常元年

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爲揚州刺史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

鑾城不足警
非迅事孝
以集於
寬促成
旬日之
使敵之
不勝其
騰及覺
岳遠甚
亦幸而
兵工祖
如期而
若謂孝
之按日
計皆能
中不日
未免粉
之過也
飾則億

史裴景徽請爲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

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爲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潛有隙，齊主以潛

爲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爲勳州刺史。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

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

之。齊境生間，數爲抄掠，不可勝計。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臨之十日可成。」岳曰：「此城始知晉州兵，三日方集，難議之。」

自唐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則與乃築之。齊人果至城上，疑有太原軍，停宿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本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周改八丁兵。境內丁兵分爲八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

役。分爲十二，每每月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濟南王在鄆，望氣者言鄆中有天子氣。平秦王

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鄆，徵濟南王至晉陽，殺

之。初，齊主之孫煬也，許以長女王浩爲太子，浩而立太子百年，滿心不平。及齊王徵濟南王，滿方守鄆，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穆。元穆曰：「有三術：請取下如操，享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

煬不干朝政，此上說也。不然，表請齊齊制史沈靖自燒，此中說也。更聞下說曰：「殺晉即廢煬，固偏之。元穆曰：「濟南世諱，主上嘗之，今集文武，以徵濟南之執，斬高歸彥，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

也。漢大德於本德用。
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湛，高帝次子。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齊主演

出收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

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

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齊主昭皇帝，葬文陵。遺命至鄴。湛猶疑

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卽位。立百年爲

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社陵人。如陳。陳主

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權酤法。庶子虞荔。字山楨，寄之兄。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

足，奏立之。

〔壬午〕魏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陳保寧二年，陳廢世宗，歸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爲冀州刺史，和士開

通濟郡臨漳人。爲黃門侍郎。平秦王歸彥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

海等言其必爲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爲冀州刺史。齊

主之爲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槩彈琵琶有寵。及卽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義雲納賂得爲兗州刺史。

鄒魯五州內不自安欲討齊主如晉陽梁虛入都事覺齊主遣段昭等討之歸齊閉城拒守已而城破禽送都並其子孫皆棄市

陳改鑄五銖錢。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晉瓊太子歸立。

是爲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偏隘。

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諡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爲中書監。陳

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世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擲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他縣。

秋九月戊辰朔日食。

〔癸未〕三年齊河清二年。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爲兖州刺史。齊主終日酣飲朝

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兖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疏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笞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鄰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兖州。

二月周頒大律。周主命司憲大夫拓拔迪周今諸元從本姓事其前造大律二十五篇。

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

磔經而絞之絞經而絞之斬梟斬首示衆裂車裂也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

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距征
郡太行八百里，第一曰軹關。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

城

以通勳掌
從故名

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

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

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甯

豆盧代北胡姓甯
字永安疑河人

正寫周

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

受爵以醕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

百正水受端明
后曰從陳則

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服性下守信如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善立身之基服性下三思而實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人莫不
知感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

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

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

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

召故以爲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

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

初高祖與諸將宴杜明出文寶後安部各押功伐高祖曰編等感其將也而嘗有所短杜公志大

面議國事于下而歸于上周侯突不擇人而推心遇逆侯即微語而無可歸侯因而諫志並非全身之道幸皆如其言

備明前死江州文寶爲熊羆兩所害安部玉是殺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

字正德文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茲詔百端賞賜不

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

士開晉書主曰自古帝王爲天子境神樂

封竟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供可數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悔于是委趙彥深掌官儲元文流掌財用唐世掌外兵白建掌騎兵並子城胡長與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

數字而已白建字彥深太原陽邑人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王孝瑜諫曰

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

高祖弟及士開共譖孝瑜奢

僭山東惟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

舉聲惟河間王孝琬

文襄弟三子

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

楊荐

字彥深

及王慶

字與慶太原人

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

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

周太祖以驪驪驛乘付突厥事具前

木杆慘然

良久乃許爲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

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

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

齊馮昏庸
更非洋比
一時整軍
拒敵用段
詔以倖勝
是猶號公
或天奪益
之喪適壽
其疾爾益

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偪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 魏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齊主登北

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勞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二月。齊頒律令。制田賦。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

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

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輓即車。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

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

官及老小閭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爲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

夫受露田

注見前

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

注牛一頭受田六十畝

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

禮記玉藻笏廣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廣會要笏制上圓下方五品以上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赦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爲唐公

謂三書曰李氏有天

下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

封後昞卒子淵襲爵

即唐高祖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

于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

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護母遣使

梁傳問韶以周人反齊本無信義名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過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洛陽大敗之矣

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迴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

字暉譙天水人

趣懸瓠楊擲

字顯進正平高涼人

出軹關

景宜克齊二州驅逐賊深入爲齊兵所敗遂降

十一月周人攻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

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惟張斤堠而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

原名李瑛文第四子

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召并州刺史段韶

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

和谷

即太谷注見前

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爲左軍長恭爲

中軍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懼。韶遙謂曰：汝字文護，纔得其母。

遠來爲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

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

棄資械，彌滿川澤。惟齊公憲字毗實，太達、奚武、王雄字胡，右明在後拒戰。

魏書：高祖料律，光退走，追之，按積不及光者，火餘欲生，命之光惟至夜收軍，憲欲待明

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

護本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縣，唐爲文州，後魏在今宕昌府岷州。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

以其地置宕州。

〔西乙〕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隋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瑱免。瑱以帝弟之重，勢傾

朝野，直兵鮑僧叡恃瑱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吏到

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瑱侍殿上，流

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瑱下殿。陳主爲之免瑱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北齊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爲祕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爲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爲高祖功曹，因竊夫金，置

珽于臺，繫上得之，又坐詐盜官屬

陳國甲拔又晉坐誠當校除名讓避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歸其寶王庭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
逆指拜之廷與和士開共為姦謀私殺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軍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
而計庭曰宜我主上云文惠文宣學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
若事成中宮少主必若他君此萬全計也請君盡說主上令相解庭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謂 會慧

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于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祕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

周世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

也

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

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

敦死。其子嗣曰

齊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故必成。晉志。晉以舌死。故不可不。愚因引鐘劉蜀舌出血以誡之。蜀字輔伯。後為隋將。

〔丙〕陳天統元年。周天和
〔戊〕元年。齊天統二年。

春正月己卯朔日食。

通鑑綱目。俱不載。期今依北史。周武帝紀補實。

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瑒僕射

到仲舉

字晉

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

字孝

柔弱。謂瑒曰。吾欲遣

太伯之事。瑒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

親民之官
豈可任之
所見文遙
但能是已
還廉能慎
又委弟其
遊子之貴
異於抱薪
採火者幾

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
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
以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舊殂太子伯宗立

是爲

陳主疾甚遂殂

世祖葬永寧陵

遺詔太子卽位

世祖起自草莽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判牘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較簿更顯于殿中者必投諸于階石之上令驗然有聖曰善惡顯亦令驚覺

圖制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

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

梁末以

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

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

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

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

令自此始

〔高丁〕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七年正月

二十三

二月陳安成王瑒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師知與安成

王瑒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見瑒爲朝野所屬忌之謀出瑒

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字季明不佞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瑒曰

今四方無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揚州刺史治東府瑒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瑒中記室毛喜馳語

瑒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瑒乃稱疾召

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

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以報瑒瑒因囚師知入見

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爲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瑒雅重

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瑒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

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瑒召文武議立

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吳郡人叛附于周皎與韓子高俱爲世祖所親

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瑒遣吳

明徹等襲之皎使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

直字立羅突大羅子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崔暕曰前歲東征死過中比顯爾爾將我求伐今與兵保境急民共救郡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衆臣運糧約之信與無名之謂乎

從不

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

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

軍大敗皎直俱奔江陵

是月陳將魏雲挑以舟師襲周沔州刺史裴寬拒戰雲挑禽之明年夏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以水灌之燒王操寢夜拒守擊明徹敗之陳師乃

退梁喜人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

字仁感齊主之子

爲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爲司徒

領御史中丞

魏故東中丞出與太子分路王公皆通駑車去牛輻輳于地以待其過少選則前驅以赤棒棒之皆逐驅後此儀廢經上皇欲尋寢一避避制

儼性剛

決嘗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

亦勸之既而中止

德宗德封爲瑛郡王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

魏置隋改梁州今爲府屬山東

珽與黃門侍郎劉洙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洙奏之洙不敢通彥深等聞

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

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燕

菁子

詩經疏陸處曰菁莪菁州人或謂之芥

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

即帝文帝

爲小宮伯

後北置宮伯之

字文護欲引以爲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至是忠卒。堅襲爵。

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字豐之世第二子。

始興王

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

知華皎等通謀廢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

隋改曰溫江今屬福州府。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開欲得

次遷乃出之才爲兖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

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

門侍郎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變士開乃

發喪

上皇曰武成皇帝崩世祖葬永平陵世祖崩密淫快殺繁賦重更民苦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終